

回

之

拍

之

日 日 夜 夜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著 者 西 蒙 諾 夫

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發行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總分店：膠東 渤海 魯中 魯南
濰海

分支店：日照 諸城 大店 臨沐
藏馬 莒縣 烟台 威海衛
龍口 文登 蓬萊 牟平
高密 膠縣 牙前 沂山
泰南 蒙山 沂東 沂中
博山 萊蕪 泰安 沂陰
無棣 樂陵 南皮 濰縣
博興 費縣 平邑 曲阜
泗水 蘆水 滕縣

8705
1554
(582)

日 日 夜 夜

(通俗本)



3 0543 0029 2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簡 單 介 紹

『日日夜夜』是寫斯大林城保衛戰的偉大場面的小說，以沙布洛營長爲中心，反映爲祖國自由獨立的自衛戰爭的英雄主義，爲我們革命軍人思想及技術修養的很好參考資料。

第一，守衛斯城的部隊數量並不多，都是很大傷亡，沒有補充，但斯城守軍將士無一句怨言，無一點頹氣，無一點悲觀失望，他們只知保衛祖國，也就是爲摒棄自己的奴隸命運而奮戰到底；這種愛國的革命的大無畏精神，是值得歌頌的。戰爭是要犧牲的，但不捨身爭取自衛戰爭的勝利，不以大無畏的勇猛挫敗驕傲的敵人，就不能避免祖國家庭和自己淪爲外國牛馬的悲慘命運。斯城守軍英勇戰士，正是能以小我服從大我，以個人利益服從民族利益，所以能擊破未蒙挫折的外國侵略者，能扭轉戰局，能使人民和子子孫孫取得更大的自由和幸福，而他們每個人的英名，也永遠留傳於後世，永垂不朽。

第二，沙布洛營長的部隊和其他守備部隊，即使在常常被敵人截斷，被敵人三四面包圍及火力封鎖的情況下，

即使在敵人衝入營部，衝入指揮機關下，還能沉着堅持，組織反攻，把敵人完全殲滅。爲什麼能夠這樣？因爲他們知道人民一定要勝利，他們的犧牲將更有助於人民的勝利，人民是一定會反攻的，一定會殲滅進犯者收復被佔地的。他們一點也不愧爲人民的先鋒，人民的功臣。他們的堅決、自信，和對敵人的仇恨，支持他們克服任何的困難。

第三，近代戰爭中，整體觀念是非常重要的。沙布洛營的友鄰被敵人突破，沙布洛就號召『不要只顧自己』，馮士林（營參謀長）就捨身搶到最危險的高牆爲策援友鄰而射擊，沙布洛來回三次到友鄰團部聯絡並參加作戰，服從不同建制單位的上級，堅決完成任務，這是指揮員應有的戰略眼光，是整體觀念的模範者。

第四，沙布洛營長和巴青科團長的關係，是十分正確的。巴青科英勇但保守而不進步，不學習新戰術，但沙布洛還是尊敬他服從他的命令，這種高度集中性紀律性，是值得每個革命軍人學習的。

勝利是從日日夜夜的奮鬥中接近我們來的！

目 錄

- 一、重組..... (1)
- 二、營長沙布洛上尉..... (2)
- 三、軍官會議..... (4)
- 四、奪回三座樓房..... (8)
- 五、羅青科師長..... (12)
- 六、我就要來的..... (15)
- 七、奪回電機房..... (17)
- 八、補好大衣..... (20)
- 九、在包圍之內..... (21)
- 十、打破沉寂..... (24)
- 十一、這裏由我作主..... (27)
- 十二、保衛幹事..... (28)
- 十三、可惜的人..... (31)
- 十四、黑夜的偵察..... (37)
- 十五、最富足的人..... (41)
- 十六、不要只顧自己..... (44)
- 十七、沒有「被截斷」..... (48)
- 十八、冒險的聯絡..... (51)

- 十九、陸米佐團長..... (55)
- 二十、發光彈的信號..... (60)
- 廿一、跟師部打通了..... (64)
- 廿二、列寧勳章..... (72)
- 廿三、孔留科房子..... (80)
- 廿四、勝利定會到來..... (81)
- 廿五、壯烈的反攻..... (84)
- 廿六、兩個鐵拳頭合攏來了..... (94)

一 重 担

一九四三年秋，德寇集中其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二百多個精銳師團，向蘇聯南綫猛烈進攻，企圖佔領斯大林城和高加索，再向北迂迴莫斯科，

斯大林城成爲重要的爭奪目標，敵人的飛機、坦克、精銳師團都集中來進攻這裏，每天飛機多到出動兩千架來轟炸這個城市，全城到處起火，燒了三天大火才滅了，但以後仍不斷有烽火，只因大火燒過一次，再起火時火頭沒有可燒的材料，也就自燒自滅；斯城的軍民看慣了，每天把這種烽火當做晚景的點綴。

斯大林城從南到北長一百三十里，但從東到西最寬處不過十里，這個城就像是一張狹長的紙牌一樣，緊放在由北向南流的伏爾加河的西岸。

從八月起，紅軍在這裏打了廿多天，敵我每天都有幾千傷亡，但德寇不顧損失的慘重，不斷增兵向斯城進攻。城北敵人已攻到河邊，城南也快到河邊，城西的街道也被德寇佔領了。

防守斯大林城的部隊，都是從西邊退到這裏來的。兩月來的戰鬥



鬥兵人數來看，每師至多等於平時一營。當時在司令部，衛生隊、炮兵團裏的人數，比戰鬥兵的人數還多，戰鬥連有的只剩十幾個人。這時，上級叫把所有機動技術兵種至最必要的人員留下，旁的都抽下連隊扛槍去，什麼醫務員，電話員，事務人員，警衛通訊員有許多都變成步兵了。雖然每個師的人數不足一個團，但防守的陣地還是一個師的範圍，雖然各級長官全知道這負擔，幾乎是力不勝任的，但他們畢竟毅然決然地，把這個力不勝任的負擔，加在自己部屬的肩上，此外就別無出路。因為，當時就是集團軍總司令部吧，它的指揮位置距紅軍陣地前沿不過二里，而且只有三百人的機動部隊。

最高統帥部命令是堅守這個城市，但卻不給兵員的補充，就是有補充，也簡直可以說「等於沒有」那樣稀少。

二 營長沙布洛上尉

沙布洛帶着一營人，走在全師的前頭。他們這個師是對斯城的僅有的增援部隊，這是斯城總指揮催了統帥部多次才批准的。他下了火車，就在黃昏後挺進到河邊，準備從東岸渡過西岸，到斯城指定陣地上接防，斯城的總部派了個參謀來給他們當嚮導。

『前面情況怎樣？』沙布洛問參謀。

『困難』，參謀說，『困難』，第三次又小聲說道：『困難』。彷彿只有這一個字眼就包括一切，旁的再沒話可補充了。

如果說，第一個『困難』是指一時的困難，第二個『

困難』是很困難，那麼，最後小聲說出的那個『困難』，則是驚人的困難，到了極點的困難。

沙布洛望着河水不作聲地吸着烟。俄國的大城市大部在河西岸，俄國的河大都是西岸又高又陡，東岸低平，敵軍由西向東進攻，許多城市守軍都是背水而戰，交通困難，將來反攻時，又要從低岸向高岸進攻，這實在是十分困難的。

天色開始斷黑，但能清楚看到，德寇轟炸機在城市上空，旋來旋去，衝進衝出；高射炮彈的爆炸火光稠密密的，像細小的雲圈掩蓋着天空。城南一個大糧食堆護着失了，火燄熊熊上騰。

從城裏撤退的老弱羣衆，挨飢挨餓的成羣向東走。

沙布洛恨恨地望着敵機和烽火，對德寇的憤恨使他無暇想到戰爭的危險，而急急的想過河到陣地上去。

小汽船和木船一到天剛黑就不斷搬傷兵過河來。

『爲什麼都是重傷的，輕傷的很少？』沙布洛問參謀。

『輕傷的也不少，大部沒運過河來吧了。』

『爲什麼？』

『輕傷的大都不願下火綫，我們人不多，唉，你到那裏三天後就明白了！』

沙布洛把全營人裝上小汽船和木船，開始渡河。

當小火輪離斯城三百米達時，吱吱的一個炮彈，撲通的一聲，落到輪船前面的水裏。接着又一炮，打在輪船後面水裏。沙布洛憑經驗知道，德寇一定發現了他們這船目

標，正在測量，一炮在前，一炮在後，再把着彈點距離對分一下，第三炮就可能落到中間，小火輪就靠碰運氣了。這時沙布洛才發現高空中有一架德國的炮兵觀察機，是它在搗鬼！

沙布洛立即命令戰士們把軍大衣脫下，放在腳邊……

……

第三炮幾乎落到小火輪跟前，這火輪因為拖了駁船，竟不能開速機動了。

正在再有五分鐘就可以靠岸時，一個炮彈命中在火輪汽鍋上，所有的東西都轟的一聲，馬上翻倒過來，人們被拋在水裏。小輪沉沒了，只有木船還完好的漂流着。沙布洛和人們一起，在水中掙扎了一會，終於扶上了木船。岸上紅軍的部隊馬上又開小汽艇來救木船和落水的人。敵人又開來幾個炮彈，但已打不到目標了。

沙布洛叫大家脫了大衣，是正確的，如果穿大衣落水，那就很倒霉。

戰士們狼狽的罵着，從鼻孔裏噴出恨恨的氣。

♣ 馬上清查人數，失了八個人。

機關槍聲和炮彈的爆炸聲就像只在四五里路處射擊的。還不明瞭城裏戰況的沙布洛，對於這樣近的槍炮聲很為奇怪。

三 軍官會議

沙布洛這營人只有三分之一是在頓河作過戰的老戰士，其他都是未經戰鬥的新訓練來的新兵。他們剛過河來？

又是雷雨大作，昏天黑地，他們的休息處屋子很小，在屋裏也得給雨淋溼。街上屋子都殘破不堪，一指定駐地，吃過乾糧，戰士們因疲勞就大都倒在地上睡了。

團長巴慶科中校派通訊員來傳沙布洛到師長那裏去。

師部在岸邊一座大樓房的地洞裏，只有小小的一支洋油燈掛在柱子上，要寫字或看地圖時，須要另用手電筒來照亮。

師長羅青科上校，曾經是頓河戰鬥時沙布洛的上司，他素來很關心自己的老部下，有時甚至酷愛他們，他一見沙布洛就拍着他肩膀：

『沙布洛，您怎樣？還活着麼？』

『還活着。』沙布洛說。

『活着，看，我也活着，這很好！』羅青科師長說，並向昏暗中辨不清的某人說：『總指揮同志，這是我的老戰友，還在莫斯科附近就一塊作過戰……』

但羅青科師長立即用莊嚴的口氣，問明白人數到齊了沒有？隨後就說明今夜的戰鬥任務：本師要乘夜接替最前線被敵人猛攻着的一個兄弟師的防務，巴慶科一個團，應實行夜間攻擊，趕走土人村郊的敵人，因為該敵已進到距伏爾加河最近的地方了。師長在軍用地圖上對軍官們詳細解釋了任務，叫今夜去換防的兩個團幹部先走，然後對巴慶科團長說：『你懂得你應做的事麼？』

『懂得，一定做到！』巴慶科說。

『我把上面派來幾個本城嚮導軍官交給你，一個營帶一個。』師長叫了三位軍官出來吩咐：『你們聽巴慶科中

校指揮。』他又盯着巴慶科說：『情況是很困難的，非常困難……夜間戰鬥，又是在情況生疏的城市裏。這裏不應拘守陳規。夜戰，人愈多愈亂，傷亡愈大。主要的是乘敵不意，堅決果斷，而不在人多……巴慶科同志，你懂麼？今夜你只可用一營人作戰，其餘兩營應準備拂曉時實行支援，或擊退敵人的反攻，攻擊任務由沙布洛營担任。』

師長又向沙布洛說：『你也應當記得：夜戰不在人多，而在出敵不意，像在弗洛城打的那一仗一樣。……你記得弗洛城的戰鬥麼？』

『記得。』

『真記得麼？』

『真記得。』

『那麼，問題就清楚了，好好去打吧，像在弗洛城一樣，要比在弗洛城還打得好，妙處就在這裏。』

羅青科師長轉身向昏暗中坐着的總指揮說：

『將軍同志，還有指示嗎？他們可以回去吧？』

『等一等』，總指揮走到燈前，向沙布洛：『你參加過巷戰麼？』

『參加過。』

『工兵在前，自動槍手在前，特等射手在前，懂得麼？』

『懂得』。

『並且你自己也在前，在這種情況下，在我們斯大林城就是這樣來作戰的。』

『我們師裏也是這樣。』沙布洛粗魯的回答。

『好，那麼回去執行任務吧。』

沙布洛和團長等向長官敬禮後出來，在路上向團長要求派個營政委來，因為他的營政委已因重病離職了。可是團長粗暴的說：

『難道我替你生個政治委員不成？一連指導員不是在執行這個任務麼？』

『代理，是在代理……』沙布洛還想往下說，可是團長斬釘截鐵說：

『既然在代理，就讓他代理下去吧。』

沙布洛知道團長的脾氣，他不喜歡團長，團長也不喜歡他。但因為團長個人很勇敢，這一點他倒很尊重他，再因為他是上級，也不能不尊重。他帶着在戰鬥前常有的興奮的心情向巴慶科說：『團長，我以為這次戰鬥結局一定是很好的，你想怎樣？』

『我沒有想，我勸你也不要想。有命令麼？有。既然有命令，到明天完成後，再想也不遲！』團長和平時一樣，說得非常枯燥，對人家的心情仍是一竅不通。因此沙布洛再也不願問他一個字了。

沙布洛回到營部，就找來了營參謀長馬士林，代營政委白爾芳，和三個連長高爾建、韋納、包達夫。他命令各連長在半小時內從本連排選五十個自動槍手和特等射手

『前面是一個廣場』，沙布洛指着地圖說：『這邊的三座獨立的大樓房，給德寇佔去了，今夜我們要佔領這三座樓房。』他把兵力分為三部分：高爾建帶一隊從左翼包

抄廣場，佔領左邊的樓房；白爾芳所部由右翼包抄過去，佔右面那座樓房，他自己率部隊經過廣場，當面直進……。參謀長馬士林帶預備隊，準備拂曉我軍攻進樓房時增援迎擊敵人。

沙布洛又到各連檢查，儘量抽多些老戰士來參加突擊隊。他以為：如果說在今夜戰鬥裏花的本錢多，那麼要是到天亮攻不下這三座大洋房，不能不實行白天攻擊時，人員就要損失更多的。

四 奪回三座樓房

半點鐘後，各連冒雨出發，突擊隊在前面。

替沙布洛當嚮導的軍官，叫周克上尉，是個黑黑的小個子。他把這個營帶到那條街背後，街的正面今晚就是前綫，再往前去就是廣場，廣場的那頭，暗中可看見德寇所佔的那三座大樓房，像半島似的突出在廣場上。廣場這邊，還有今天退下來的我軍某團餘部據守着，該團團長和團政委今天都犧牲了，由一個上尉營長代理團長，周克上尉原來就是該團的代理參謀長。本來，他盡了嚮導的責任，就沒有他的事了，但他却對沙布洛說：如果沙布洛同意，他願一起去佔領那三座樓房，因為他清楚裏面的一切。沙布洛當然很歡迎，他對周克的這種自我犧牲自告奮勇協助友鄰的精神，未免有些驚嘆。周克懂得沙布洛的意思，就解釋說：

「我帶你們去，既然我們有本事失去這個陣地，那麼現在我就應當有本事把你們帶到那裏……。」

沙布洛指定了三個突擊隊的進攻出發地，自己這路則經廣場中央前進。他帶的人最多，但他却要穿過全廣場，居中直進，廣場上的唯一隱蔽物，就是那黑黑地澀在前面的——一個圓噴水池。

開始攻擊前，沙布洛再一次把連長高爾建和代理營政委白爾芳叫了來，他兩人是左右翼的帶隊的。他打開煙盒，內中有四支很寶貴的香煙，他除了留下一支到戰鬥完結時再吸外，即默不作聲地往他倆每人手裏塞上一支，第三支則咬在自己嘴裏。三個人都用手籠着不露火光的吸起煙來。

此刻又有什麼可以對他們說呢？叫他們勇往直前麼？這點他們都知道。叫他們不要怕死麼？他們也同他一樣，橫豎是不怕死的。如果對他們說佔領這三座樓房是萬分需要的，那當然是需要，不然爲什麼大家在黑暗中要拚命去奪取呢？這都是不講大家也曉得的。他不說這些話，只是默不作聲一手搭着高爾建的肩膀，一手搭着白爾芳的肩膀，一下子把他倆都攬在身邊，過了一會也就一聲不響地放開了他們了。

當他倆消失在黑暗裏時，沙布洛不知怎的並沒有想到自己，而是想到他們，今後他能看見他們麼？至於他們能否再看見他，他却沒有想到。

只過一分鐘，他就帶隊向廣場進攻。德寇射來幾排自動槍，又射了照明火箭，戰士們見火箭照亮了，就伏倒在地，沙布洛却一跳就向前衝。紅軍的迫擊炮和機槍開始掩護他們前進，雙方的發光子彈在空中互擊起來了。沙布洛

帶人前進，跑幾步又伏倒爬行，突然德寇的迫擊炮又朝他們轟擊起來了。天又下了雨，雷聲和炮聲混成一片。

有個迫擊炮彈爆炸在前面很近的地方，沙布洛奔向前去，立刻伏倒下來，身上碰得很痛；待炮火一閃，才知他碰到廣場中央噴水池上石刻的小孩像。現在距敵人樓房只有一百米了。人們都掩蔽在噴水池邊臥倒着，一時很難決心前進。沙布洛幾次爬到噴水池前面去，督促一夥人上去後，又爬回來帶另一夥人爬上前去。敵人的機槍子彈就在他們頭上低低地掃射着。

『跟我來』沙布洛乘着敵人那架試探射擊的機關槍正把火力轉向左方時，大聲叫，戰士們前進，他們勇猛的向前跑了幾步又仆倒，又跑，又仆倒，這樣繼續了四五分鐘。沙布洛想這時高爾建和白爾芳大約已接近到敵人的樓房。

最後只有五十米遠了，敵人的機槍剛打完一卡子，大家乘隙就向樓房衝去，誰衝得快，誰就更安全，樓房變成海裏的救生船一樣，大家先到先得救。雖然樓房裏是德寇，是惡魔，但進入樓房總比剛才在那光溜溜的廣場上好得多。

愈接近攻擊點又愈充滿攻擊精神，都想親手殺德寇。

沙布洛的警衛員畢加狂着沙布洛的腳，沙布洛就一手抓住窗台，一手摔了個炸彈進窗裏，然後又跳下來埋伏着，聽見房裏轟然一聲爆炸，他又翻身爬上窗，跳下去連看也不看就平端着自動槍把滿屋掃射一陣，一個德寇被炸彈震動，正定神時，就在沙布洛槍下仆倒了。這個辦法是

他的經驗，衝進房子時，如果等看清再來射擊，就被敵人也看清了自己。

戰士們都衝進樓房和德寇肉搏了。自動槍、炸彈、拳頭、什麼都用。最後槍聲暫少了，從鄰街的德寇陣地那裏，開始有迫擊炮向這三座樓房射擊，沙布洛知道，這是表示三座樓又是紅軍的了。

天剛發白時，戰鬥完結，抓到一些德寇，交周克上尉押回去送師部。沙布洛用剛架好的電話問高建科，高建科報告說他順利地佔領了樓房，正在做工事。沙布洛又向白爾芳處打電話，但接電話的却是顧里科中尉，說白爾芳受傷了。

『瞧，一顆子彈正打在這裏，』營參謀長馬士林帶部隊也到來了，他指着褲子邊的子彈洞笑着又罵着。沙布洛說：

『褲子打穿了你还高興，這裏往後總常有你補褲子的機會！人都來了麼？』

『三個受傷，都來了。』

『我帶的人犧牲廿一個。』沙布洛說後就叫參謀長留在營部，自己走出門，藉着小樹的掩蔽，和別加兩人，箭一樣地跑向白爾芳所佔的那座樓房，德寇射來幾粒子彈，但都在頭上飛過。

白爾芳躺在樓下地上，顧里科坐在電話旁。

一個炮彈炸傷了白爾芳的腹部，身上還在流血，他的眼睛只是會意似地無表情的望了望沙布洛。

沙布洛靠近他，說不出的憐惜，想說什麼最好的話來

安慰他，並摸着他的亂髮說：

『怎麼樣？白爾芳。』

白爾芳沒有回答，他似乎是咬着牙，不開口，一開口就會痛得叫喊，他祇是睜開一下眼睛，彷彿說：「不要緊」。然後就閉起眼睛來……。

沙布洛看見白爾芳這樣臨死都不叫痛一聲，就想到他衝鋒時的英勇，他伏下來，吻着白爾芳冷冷的額，吻着他緊閉的雙唇。

五 羅青科師長

只稍微靜了兩個鐘頭，拂曉時，戰鬥又開始了。德寇的『蔡克88』式和『蔡克87』式俯衝轟炸機開始猛炸這三座棧房。德寇的飛機故意裝着一種發怪聲的機器，在俯衝時發出巨大的嘯聲，從前法國兵一聽見這種聲音就喪胆不敢抵抗，但頑強的紅軍看穿了德寇故意嚇人的把戲，這是征服人的精神作用的，實際並不可怕，紅軍戰士罵道：『裝鬼叫……看，又在裝鬼叫哪！』戰鬥一直不停的互相射擊了四天四夜。

午後，師長羅青科帶了一個副官，一個自動槍手，跑到沙布洛的棧房來了。他望着營部這地下室的屋頂，對沙布洛說：

『不錯，這房子很結實，德寇如果不用一千多斤的重炸彈，就沒你的辦法了。』

沙布洛向師長報告情況後，就陪同師長去看陣地。看了一會，羅青科師長對着那些潦草挖成的戰壕搖着

頭說：

『這真奇怪，老沙，據你看，在戰爭中打死我們的是誰呢？你說是德寇嗎？我說，首先是德寇打死我們，其次也是德寇打死我們，第三個是懶惰也要打死我們的！』

師長又向正在立正的迫擊炮手中士發問：

『你知道非洲的駝鳥麼？』

『知道。』

『牠跟你有什麼相同的地方，你知道麼？難道你不知道？牠也像你一樣躲着；頭藏在地裏，屁股露在外邊，就以爲全身都藏起來了！臥下！』師長特然喊着。

『什麼？』中士不懂，問道。

『臥下，迫擊炮彈打來了，乘你還活着時，臥到自己戰壕裏去吧。』

中士連忙跳到自己的戰壕裏，果然不出所料，戰壕並沒有把他全身遮住。

『看，不錯，頭保住了，半節屁股都打掉了！不行，站起來！』羅青科又急叫。

『你來指示他吧！』師長對沙布洛說，自己又往前巡視去。

沙布洛叫戰士把戰壕挖深，又趕上跟師長一塊。

兩個機槍手在牆跟前，因爲想把自己掩得更深，竟使那機槍口幾乎朝着天，羅青科就臥到機槍手旁邊，檢查了表尺，然後站起來問一個機槍手：

『你是打獵的麼？』

『是的，打過獵的，上校同志。』機槍手還不知羅青

科的話意。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個打獵的。槍口朝天，你在準備打野鴨子吧，擺得真準，野鴨剛一飛，就可以打中的。祇可惜，德寇多半總是在地上走，不然的話，那就可以說你的機關槍架得很好。』他說完又向前走去。

師長自言自語的咕噥着：『當師長的人，却要來規定機關槍口的方向，還是朝天還是朝地好……這到不錯，軍事大學是教育師長們來作這些工作的麼……』隨後他急急的轉過身來對沙布洛說：

『要到什麼時候我才能教會你怕醜呢？』

沙布洛無話可說，上校的話是對的。

『只有當我們當師長的，不來規定機關槍位置，而你也學會了怕醜，那時，我們才會戰勝敵人，不然的話，我們就不能勝利，這點你要知道。』師長說完，就回到營部的地下室來。德寇開始了攻擊前的大炮和迫擊炮的轟擊。

『一般的，你還守得不錯，把陣地支持住了。陣地要堅守着，但同時應教育大家，要不分晝夜的來教育他們。因為，如果你今天不教好他，明天他就會被敵人打死，作戰總免不了死人，但白白被打死就太可惜了，你的觀察所在什麼地方？』

沙布洛帶師長到第四層樓上觀察所去，從這樓上窗口，可以望見前面街上德寇向這裏運動的情景，炮彈在樓腳和牆上炸開着，有時全樓都震動起來。

沙布洛觀察了情況就打電話命令左右兩座樓房的部隊準備擊退敵人。

有一個炮彈正打在四層樓牆上，磚塊都飛起來。沙布洛急叫師長到底層地下室去，他幾乎要動手拉師長，但師長仍鎮靜的望着望遠鏡，叫他不要作聲。

直到敵人進攻被擊退，羅青科師長才走了，他臨走時又說：

『不要緊，祝你健康！』隨後又低聲說：『當我學會很能作戰時，我就不到各營來了，讓團長們到營裏去，我只到團裏就夠了……但你這裏，因為是老相識的關係，我却要來看看的。』

六 我就要來的

晚上敵寇又舉行一次攻擊被擊退了。

雙方不斷的射擊了一個通夜，黎明，德寇開始作第三次攻擊，敵人從正面向沙布洛的樓房進攻，雖未得手，但樓房左右的廣場邊緣；却被敵人突破，他在電話裏聽見團長巴青科問他『守得住麼？』他回答『守得住』，團長說『我馬上到你那裏來！』但電話立即中斷了——德寇佔領了廣場四周和後面，切斷了沙布洛這三座樓房和團部的聯絡了。

沙布洛必須在這裏堅守，抵住德寇，並等待着——或則紅軍突破敵陣，前來援助，或則彈盡糧絕，全營殉節。雖然他自己有時也不得不想到，第三個可能也會有的，彈藥可能在援軍到達前打完；但他總竭力用第一個可能，來鼓舞周圍的官兵。

他教大家精確射擊，祇許在確有把握時，才能開槍。

他把大多數戰士的子彈收來，集中到特等射手身上，其餘的人只帶手榴彈，準備敵人衝進樓時用。

在這三天三夜中，有兩次敵人衝進來，但就被手榴彈消滅了，德寇的屍首躺在牆根，門上，窗邊，誰也不去搬掉，——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可能，也沒有這樣的心願……

第三天一顆炮彈打穿了營部地下室的牆壁，但剛巧人都出去，沙布洛剛躺在低低的床上，被炮彈氣浪震下床來，暈了一會後清醒了。他把營部移到最下層的地下室。

晚上，代替烏爾芳在本翼指揮的營參謀長馬士林，乘黑從那座樓跑到沙布洛這座樓來，交換情況後又回去。

沙布洛疲倦不堪，這倒不是他經常感覺危險，而是因為肩負責任的重大。他不知南北西方的情形，雖則按炮聲聽來，四方八面都在作戰——但有一點他是堅信不移的；這三座殘破的樓房，他自己，他部下或死或生的戰士，這些東西總合起來，就是祖國，他，沙布洛則負責來保護它。如果他一旦死掉或投降的話，那這塊土地，就不會是祖國的土地，而要成為德寇的了，但他決不能這樣設想。

第四夜，炮戰更激烈，直到天明不停。從炮聲可以聽到是敵我雙方的炮都在射擊，有些落到這三座樓房來，看來我方的炮彈漸漸比敵人的打得多，沙布洛起初不相信，後來又相信，接着又不信了，直到拂曉時，他才判定，這一定是紅軍正向他這座被圍的樓房進攻。……不久，紅軍自動槍手雄猛地衝過來了，後面廣場的德寇向原陣地縮退了。

沙布洛一跳起來，就在門口被一個滿身污泥的人擁抱住了，這人大叫：『我在電話裏跟你講過，我就要來的！』巴青科團長高興得忘記了上下級的態度，直像老朋友一樣興奮隨便的說。並問沙布洛：

『傷亡多少？』

『陣亡五十三，負傷一百四十五。』

『太不愛惜人，很少愛惜人了，不過，還不錯，守得好，給我喝點水！』

當沙布洛出門叫警衛員弄水，轉身回室裏時，原來團長並不是要水了，他歪在桌子邊上，頭擱在自製槍的子彈盤上，就睡着了。大概他也同沙布洛一樣，這幾晝夜都沒有睡覺——沙布洛一想到這裏，忽然記得自己也四天四夜未合眼，就覺得自己也疲倦得不能動彈了。

七 奪回電機房

剛經過四晝夜苦戰，沙布洛營粉碎敵人包圍和團部會合後，緊接着又來個四晝夜，在這以後的四天四夜裏，德寇在迭次的反攻中，儘是俯衝轟炸機的嘯鳴，炮彈炸得耳鼓發響，自動槍的乾燥響聲，鏗鏘不休。只是到第九晝夜時，才開始沉寂一些。

但隨後就是更劇烈的浴血苦戰。沙布洛整天都在左翼第二連裏奔忙，該連佔據的這座樓房前邊，有條大街直通廣場，敵人照例每天轟炸，早晨照例就開始了，但今天却比平常炸得更加兇猛，更加確切，遂使沙布洛立刻接測到，今天敵人一定是要來個猛烈攻擊的。

到中午時分，情況證明他的判斷正確。德寇三次轟擊這幾座樓房後，就開始了猛烈的迫擊炮射擊，並在迫擊炮火掩護下，坦克即沿着大街衝來，坦克後面則是自動槍手，數量上相當多，沙布洛憑眼記算，大約有兩連人，他們沿着門簾和牆壁，跟隨坦克衝進；第一次攻擊被擊退後，經過兩小時，又開始了第二次攻擊，這次有兩架坦克突破陣地，衝到院子裏來了。在這兩架坦克未被擊毀前，它們曾壓倒了紅軍幾個人，和一尊反坦克炮及其全體炮手。第一輛坦克立刻被擊起火，敵人都燒死在裏面，第二輛坦克首先被擊毀，直到停下時，才被燒夷瓶擊中着火。

下午四點鐘，敵機又開始轟炸，一直炸到五點鐘，而在六點鐘時，當迫擊炮射擊了很久之後，德寇又實行攻擊，但這次却沒有坦克，敵人在一處佔領了街上一間電機房，和一堆牆垣廢墟。

在天尚未黑時，沙布洛就已認為此處必須在今夜奪回，於是集合了十五六個自動槍手，爬到電機房跟前，經過長時間的肉搏對射之後，又把這小房佔領了。這次只死傷了幾個人。至於沙布洛，因為身體疲倦和槍炮轟鳴的緣故，開始並未發覺衣袖被子彈打穿，把手燒壞了一點。他還在中午時，就被爆炸彈的氣浪震到牆上，震得半斃。因而從此時起，他今天都是氣勢兇猛，耳朵發聲，由於疲倦非常，遂使他幾乎像是機械地作了一切應作的事。直到最後佔領了那間小房子後，他才頹然不堪地坐到地上，靠着毀牆，扭開軍用水壺塞子，喝了幾口。這時他才感覺到冷，別加從死人身上剝下一件大衣給他披上了。

當他回到營部時，師部介紹了一位營政委來工作，這是斯城人王林。參謀長馬士林正跟他在談話，沙布洛只用十分鐘時間，就把全營情況告訴王林。

本營處在敵人包圍中，平射炮彈和迫擊炮彈都很少了，要特別節省，子彈雖然多一點，但也得愛惜，熟食要到夜裏才用保暖纏裝到各工事上分給大家吃，燒酒還有多餘，因為每天都有死傷的人離去，各連事務長也不急於來報告這一點，至於服裝，戰士們十天來爬來爬去，又躺在戰壕裏，有的爛成碎塊，有的未全破也髒透了——這一切情形在前綫蹬過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

以後就隨便閒談，王林原來是斯城青年團市委書記，對這裏特別熟習。他們談到那裏有籃球場，那裏有什麼店鋪，以後又開留聲機唱了一個片子：

親愛的同志飛往遠方，
祖國的風跟着他飄蕩。
可愛的家，可戀的城市，
翠綠的花園，溫柔的視線，
沉浸着烟烽瀰漫。

沙布洛想到要寫本日的戰鬥報告。像每天一樣，他到這時候就記起了這條戰綫的遼闊，在這綿長的戰綫上，他這一營人和這三座樓房，只不過是許多點中的一點而已。他覺得——整個漫無邊際的俄羅斯，是與沙布洛這一營人所堅守着這三座樓房，並肩佇立着，永久佇立着的。

八 補好大衣

羅青科這師人的陣地上，開始相當沉寂了。敵人把兵力加強到該師以南的友鄰陣地，想在那裏打到伏爾加河邊，把斯城截成兩段。

日日夜夜，從左翼南方傳來大炮的轟鳴，而這裏却沉寂起來，不過這裏所謂沉寂是指沒有大的進攻，實際上空襲炮擊是不斷的。沙布洛營所在的三座樓房，一天總要遭受六次大炮和迫擊炮的射擊，不是這裏，就是那裏，總有敵人小羣小羣的自動槍手，企圖微微推進，佔領一點廢墟地方，但這與其說是戰鬥，不如說是佯攻。

敵人是想牽制這裏兵力，使紅軍不能向南方左翼增援。

由於沒有大的戰鬥，沙布洛覺到有點悶氣了。營部房子又炸壞了，搬到地下廚房來，大家真真正正過地下生活了。但這樣也更有秩序。有的紅軍戰士從街上檢到個郵政信箱，就在地下室掛起來，並開玩笑地寫着：『郵政總局』『收發郵件』。有個當過鑄匠的戰士也貼起招牌『時中鐘錶店』。別加在地下室做了個澡房，給大家洗澡。

沙布洛想了個辦法，夜裏派幾個突擊小組，專門摸到德寇那裏捉哨兵。

青年的營參謀長馬士林，硬要自己去，第一次被沙布洛制止了，第二次沒法讓他去，第二天沙布洛一看馬士林的大衣，全是炸彈片打穿的窟窿，這是一個爆炸彈打在他身邊，但幸而沒有傷到他，沙布洛估計到第三次馬士林又

要求去突擊，就說：

『我的參謀長，今天整夜你都有工作要做。』

『真的麼？』馬士林高興得不得了。

『真的，你要補補大衣！』

『大衣？』

『是的，在你的大衣沒有補好以前，任何偵察工作都不准你去參加。』

沙布洛說了這話後，觀察到馬士林的青年氣概是受到限制，於是又說：

『同志，我有時也想幹點什麼特別冒險的事情，但我想到這戰爭時就自己壓制住了。這次戰爭是長久的，戰爭愈持久下去，則那些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戰爭的人員，將愈可寶貴。如果我沙布洛以後當團長，你就得當營長，最重要的是你要活到那天，定要活到那天，你是否同意這話？』

『不同意，對一般人可以說，對我說我就不贊同。』

『不同意也罷，你總要聽我的話，把大衣補好，』沙布洛笑着說。

南面炮聲十分激烈，沙布洛並未因當面的沉寂，而失去對當前共同厄運的感覺，因此他的情緒總還是悶悶不樂。不知友鄰打得怎樣……

電話來了，巴青科團長要他到師長那裏去。

九 在包圍之內

羅青科師長在掩蔽部裏來回的躡着。

今天該師左翼，整天都在激戰，羅青科從這一天的戰

况中，按自己的經驗和感覺，猜到德寇很快就會突破他的左翼，進到伏爾加河邊，他這一師人也就會和南面一切隊伍（首先是和集團軍總指揮部）隔斷。半點鐘前，他所顧慮的情形，現在業已證實——和總指揮部的交通已斷絕了。事情是偶然到極點，他在電話中緊急地談完一切之後，總指揮部的軍委委員正告訴他：『政府賜給了你少將銜，將軍同志，所以我要向你道賀。』羅青科正回答『謝謝』『請你指示』時，電話就不響了。他忙叫電話員一查——敵人已突到伏爾加河邊，交通線被切斷了。

正因為這個原故，他要派個可靠而又能懂得一些情況的軍官，從他這裏渡河到彼岸，再由彼岸找總指揮部方向，過河過去。他又寫了報告書，再三的吩咐沙布洛一定要找到總指揮部。

沙布洛離開師部，走到碼頭，坐上一隻軍用的雙槳小划子，悄悄地渡到東岸來。他打聽最靠近總指揮部的一個碼頭，又從那裏坐小船向西岸來。他在被炸壞的碼頭登岸後，就找總部，槍聲在約二里路的前面不斷的響着，沙布洛心裏暗想，一定找錯了，這裏離前線這樣近，總部一定移動了。但出乎他意外，正是在距前線不到二里路的原地，找到了總部。

總指揮看了羅青科師長的書面報告問了沙布洛幾句話後就說：

『你們那裏很安靜，這也不錯，顯然，敵人已無力同時舉行全線攻擊，最近幾天的損失該不大吧？』

『整個情況我不詳細。』沙布洛答。

「不，我不是問全師的情形，全師的這裏都寫着有，我是問你一個營的。」

「唔，近八天來，陣亡六人，傷二十人，開始的八天內，陣亡八十人，傷二百零二名……」

「哦，這也够了。你這次來在沿岸撲了很久吧？」將軍又問。

「不，我很快就找到了。不過開始很懷疑：三百步外的地方就在射擊，我以爲總指揮部不會在這裏呢！」

「本來想移，可是，此刻真是困難到了極點，當環境這樣困難的時候，要隱藏那是太可笑了——就算是必要吧，也不能受通常合理的陳規限制，來改變自己的指揮所。營長同志！你記着，處在這種緊急關頭，最主要最聰明的辦法，是使軍心堅定，你懂麼？人們的堅定心是從堅定不移的感覺，局部的是從不遷移地址的感覺中產生出來的。當我不改變地點還能在原處指揮時，我就要在此地指揮到底……」

最後，總指揮寫了一個命令給羅青科，要他盡力使德寇不能從他陣地上再抽調出更大的部隊，尤其要在該陣地南段，即被敵突破的地方，實行幾次局部的攻擊。並對沙布洛說：

「你們全師都是處在敵人包圍之內，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的是鎮定。交通我們從雙方來設法恢復，但河水總是河水……」

沙布洛從總部出來，想到總指揮那樣沉着鎮定，心裏就猜想：他一定知道沙布洛所不知道的什麼消息，也許，

有什麼搶接要來到的。……但他馬上又覺得這種估計不可靠，這只是因為紅軍不承認失敗，不屈服，總指揮部在原地絲毫未動的緣故。

十 打破沉寂

從莫斯科來了一個消息報的記者亞傑夫，他是特地來沙布洛營採訪的。營政委王林帶亞傑夫到第一連去了，沙布洛和馬士林就利用戰況沉寂的機會，把他平常所來不及做完的事情辦理清楚。有些是軍事報告，有些是等因奉此必須要填寫的，但好像是多餘的。

隨後，他又來料理那件延擱很久，使他十分不安的事情：回答犧牲者的家信。他差不多從戰爭開始以來，怎的就肩負起回答這些信件的艱巨責任，他隨時所引為苦惱的，乃是當一個人死去時，我們總力求儘可能緩一些時日再把消息通知他的家屬，甚至一直不答覆。這是想避開別人的苦痛，使其儘可能與己無關，以免弄得自己苦惱。

沙布洛在答覆這類家信時，很知道人們極願意自己心愛的人死得很英勇，他們希望他不是簡單的死去，而是做了什麼重大事情之後才犧牲的，並且希望他在犧牲之前，還會記起他們。因此，他在寫這種信時，極願意來滿足人們這種願望，有時事實不明，也要撒點謊。

吃午飯時，記者亞傑夫和王林都回來了。亞傑夫談到這個問題：

『坦白地說，怕危險和怕死的感覺，是最疲困人的，正由於這種感覺才使人疲倦，你以為這對不對？』

『對！』沙布洛說。

『有時候我覺得，前線上的一切都是帶相對性的，所謂危險並不是經常那樣大。比如說，戰士在攻擊後回到戰壕時，覺得戰壕是安全的；我從連裏回到營部，覺得你這地洞是堡壘一樣安穩；如果你到總部去，你一定覺得那裏沉寂無事。敵人雖向河兩岸炮擊，但我們却認為那裏是醫院的安全地帶了。』

『對呵！』沙布洛說：『不過在斯城這裏有點不同。這裏連總指揮部有時也和我們一樣，隔敵人很近，如果像今天這裏這樣沉寂的情形來說，它甚至比我們還要危險些。』

飯後，亞傑夫又跟沙布洛到第二連去採訪。

亞傑夫找戰士們談話，沙布洛在看望遠鏡。不到半點鐘，他聽見左邊亞傑夫和戰士談話那裏，馬克沁機關槍響了幾長排子彈，他還沒來得及想想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突然德寇就打來了五六個迫擊炮彈，從他頂頂吱吱飛過，大概炸在亞傑夫那裏。沙布洛爬過來，看見亞傑夫和機關槍手在興奮說着話：

『瞧，我說得對吧？』機關槍手說：『我們幹了幹他，他也來幹幹我們。』

『對啦，應該這樣……』亞傑夫說。

『沒打到人吧？』沙布洛問。

『沒有』機關槍手答：『只是把他的軍帽打爛了。』原來亞傑夫帶着新聞記者的習慣，他試圖準機關槍前，把帽子摘下來放在一邊，當他發射後，敵人一個迫擊炮彈，剛

好打到他的帽子上。

「你看，」亞傑夫說：「本來雙方很沉寂，一下就不沉寂了。爲什麼你們很少射擊？愛惜子彈麼？」

「管什麼子彈，」機槍手答：「我們並不是愛惜子彈，德人不出來，又何必開槍呢……」

在回連部的路上，亞傑夫對沙布洛說：

「你知道麼？我是故意開機槍的。」

「怎麼？」沙布洛不明白：「你是想親自打死幾個德寇？」

「不，請你別生氣，也許我干預了你的事，但我覺得，這樣沉寂是不對的……」

「什麼不對呢？」

「這樣沉寂，簡直像停戰一樣。」

「爲什麼？」

「沒有發現德國人就不射擊，也許這是對的，但我覺得，我們之所以不射擊，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呢？」

「因爲不願意敵人來還擊，總想平靜無事。看，我只打了幾排子彈，德國人就立刻開了迫擊炮彈來，如果再打幾排子彈，他們又會開迫擊炮的。你看，我們不射擊，他們也不射擊，我以爲這樣不好，你覺得怎樣？」

「差不多。」

「爲什麼我這樣想呢，我在西方戰線上觀察到，當進攻完結後，就是一度沉寂，像這裏一樣，沉寂無聲，在我看來，有時甚至有些過分……」

『也許你的意見是對的。』沙布洛想：亞傑夫的詰責實際上是對的。士兵們，想必連他自己，經過每分鐘都能死去的苦戰之後，有時，也許不由地想保持一下沉寂，儘可能不用機關槍和迫擊炮來互射。這樣做去雖很自然，但同時又是不應該的。『他說得對，』沙布洛想：『應當命令大家，除夜襲外，在白天裏，不僅要還擊敵人，甚至也要用盲目射擊，隨時來擾亂敵軍，使敵人坐立不安。』

十一 這裏由我作主

營長同消息報記者又經過連部回來，二連長正挽留他倆到連部吃他特別拏手的餃子，他們還沒有下決心的時候，突然敵人就打來三四個重炮彈，落在掩蔽部後面爆炸了。

沙布洛把亞傑夫推進到掩蔽部裏，自己就貼牆等候着。頭批炮彈打來後，接着又是十五六個大砲彈，炸在掩蔽部前後，再就是迫擊炮彈，隨後又是大砲彈，又是迫擊炮彈，這樣一直繼續了十五分鐘。

二連連長在這一片轟隆聲中，極力大聲地把命令告訴了交通兵，他們急忙就沿交通壕裏，跑到各排去了。

沙布洛抬頭向天空一望，德寇轟炸機排列得整整齊齊，就像一羣『人』字形的雁飛來了。雖然望遠鏡中難於分辨，但據他肉眼看來，彷彿總有五六十架。

經過一分鐘的沉寂，大炮又響起來了。掩蔽部後面，騰起一籠籠的黑烟。

『沉寂時光完結了。』沙布洛自語說，接着就叫二連

連長：

『在敵人攻擊炮火還未停歇以前，這位記者同志就留在你這裏，炮火一停，就乘機派個自動槍手，把他送回營部。現在我回去了。』

『營長，現在我就跟你一起回去。』亞傑夫說。

『不，此刻我不來同你辯論，二連長一有機會，就會派個自動槍手送你回來的。』沙布洛斷然地說。

『現在去不更好些麼？』

『我不跟你多講，不要爭了，這裏由我作主。別加，我們走吧。』

沙布洛同別加一跳出戰壕，就箭步直向營部那座樓房，用躍進方式衝回去了。他們是從一個炮彈窟跳到另一個炮彈窟的。

『再過十五分鐘，德寇步兵要太舉來攻擊了。』沙布洛斷定。

當晚激戰中亞傑夫手臂負了傷，送過彼岸去了。

十二 保衛幹事

一連又是五天五夜不停的激烈戰鬥。沙布洛已五夜沒有睡，眼前時常轉着火圈，他知道他開始頭暈了。他今夜想親自帶一個偵察員去德寇陣地偵察，因為偵察昨夜回來，捉了一個德寇，並查明在德寇的一所樓裏有一連人，有一條很小的巷子，從戰場廢墟直通到那房子的後面，德寇沒有放哨在那裏，如果我們的突擊隊能穿橡皮鞋悄悄的從這小巷摸進去，那就可以殲滅那一整連了。

沙布洛決定今晚自己同偵察員去摸清楚，殲滅一個連。這太使他興奮了，他想好好睡一下，以便今晚去偵察，但他知道，今天白天德寇定要作拚命的進攻，他的營部地下室已搬了兩次，都被炸彈炸壞了，現在搬到很深的掩蔽部裏來。敵人的炮彈爲什麼這樣準巧，打到他的營部呢？他不願懷疑自己隊伍中有奸細，在戰爭中，這種巧合的偶然是常有的。他同各連的電話聯絡被切斷三次，一小時內被打死了兩個交通兵。這是他預想到的艱難的一天。

正當他們又擊退敵人一次進攻時，一位師部來的保衛幹事到營部來了。沙布洛起身和他握手：

『怎樣？要來審問史潘洛麼？』沙布洛問。

『正是。』

『今天不是時候，戰鬥激烈。』

『怎樣能說不是時候，任何時候都不是時候，那有什麼辦法呢？』

沙布洛沒辦法，他看到保衛幹事自己在炮火中爬來了，鞋子炸穿了，這種負責精神使他沒法拒絕他的要求。於是他對通訊員別加說：

『你帶這位同志到值班那裏去，那裏有個副值班的史潘洛……』

『怎麼他當了副值班呢？』保衛幹事吃驚的問。

『那我又把他怎麼辦呢？難道派衛兵來看守他麼？我這裏一般地就缺乏人。』

『他的案件不是還在追究麼？』

『追究？那又怎的，老實對你說，沒有人啦！要等到

你們判決，我這裏就沒有人來看守他，並且說良心話，據我看，也沒有什麼根據……」

保衛幹事跟通訊員別加走了。沙布洛想，戰爭中真是無奇不有，怪事百出，當然，保衛幹事是負責，史潘洛也該受審判，但保衛幹事爲此竟冒着生命危險爬來爬去，他在審訊時也可能被炮彈擊死，就算他審好了，帶犯人回師部去，路上也隨時有一起犧牲的可能，可是，一切竟像有一個規律一樣，非這樣做不可。

保衛幹事在一間破毀的地下室裏審判史潘洛。他是個反坦克槍射擊手，昨夜，他和另一個戰士在抵抗德寇的進攻，一連打了兩炮都沒中，坦克就衝到他的戰壕上，從他頭上轟的一聲衝到戰壕裏邊來，那位史潘洛一起的戰士從旁站起身來，用反坦克重炸彈，把這輛衝進戰壕裏邊的坦克炸中了，履帶炸壞，坦克停下了；但這時，德寇的第二輛坦克又相繼衝過來，史潘洛躲進壕洞，被蓋了一身泥土，但另外那個戰士却躲閃不及，被坦克扎死了。史潘洛剛一抬頭，就看見他剛才的同伴，只有腰以下的半截，上半截全變成鮮血淋淋的肉塊，噴到他身邊，這時他怎樣也忍受不住了，於是不顧一切的爬出戰壕，直往伏爾加河岸那邊爬去，任何事情也不想了，只一心向後爬着，爬的愈遠愈好。

當夜在團部附近才把他找着，他已癡的無法隱瞞，遂將一切經過情形，逕直說了出來，巴青科團長向師部報告他是個臨陣脫逃的，並把他押回沙布洛這裏來。沙布洛本已知道這件事，只因戰鬥繁忙，一直擱下來未處理，現在

師部竟派保衛幹事來了。

保衛幹事耐心的問了許多問題，可是問來問去，還是那些事實：史潘洛是臨陣脫逃，但同時並非蓄意故犯。他被嚇昏了，因為受不住驚嚇，才往後爬去，要是他真的爬到伏爾加河邊，那也許他清醒過來後，就轉回營裏了。可是，臨陣脫逃，已成事實，不懲治他是不行的，但怎麼來懲治呢？

正在這時，周圍轟隆的炮聲停止了，自動槍的排射，打得又近又急，別加從營部跑出來傳達命令：『德寇快突破這裏了，營長命令：凡拿有武器的人，一律參加作戰。』

保衛幹事年紀並不輕，實際上是個改穿軍衣的文人，他取下眼鏡，拭拭鏡片，戴上後就抓起自動步槍，鑽到外面去了。那個看守犯人的紅軍戰士，猶豫了一會，就對犯人說：『你在這坐一會』，也跟着保衛幹事後鑽出掩蔽地點到戰壕上去了。

這是當天德寇第二次猛烈的攻擊，有二三十個敵人，已衝進樓房院內來了。院裏正在對射，凡營部及周圍的人都在奮戰着。營長在上面指揮白刃戰。過了二十分鐘，大部份德寇被打死，其餘的被擊退到院牆外面。

保衛幹事又從外面鑽進來，疲乏的靠牆坐着，手腕受了輕傷，淌着血。

『包紮一下吧！』那個紅軍衛兵說。

『我沒有急救包呢！』保衛幹事回答。

『沒有麼？』犯人史潘洛忙從軍服口袋裏摸出自國的

救急包來，和衛兵一起，替保衛幹事把傷口包紮好。

保衛幹事抽着烟，也給那衛兵和犯人各抽一根烟，他想很快的把案子審查好，正在皮包上寫字。這時大炮聲又響了，敵人又開始攻擊。保衛幹事一聽見槍聲，又拿起槍鑽出去，衛兵也鑽出去了。留下犯人史潘洛一個人，他向四周望望聽聽，不知怎麼樣做才好。聽到槍聲就在牆外很近的地方，他不由自主地也鑽出去了，立即從一個犧牲的戰士身旁拿起自動步槍，臥在一堆瓦礫旁邊射擊。當德寇衝進來時，他又跑上前去肉搏，擊倒一個德寇。後來衝進院子的十幾個德寇都被紅軍打死了。

保衛幹事爬不起來了，他一隻腳被自動步槍幾乎掃射斷了。

史潘洛和衛兵忙把他背進地下室。並去叫衛生員。

保衛幹事一聲不哼，衛兵替他點了一支烟抽着，他猛吸了幾口。

營長沙布洛正從這裏經過，借個火吸口烟。他過了一會才想到這三個人是一樁案子的審判者和犯人及守衛的。他望了一下犯人，又望保衛幹事，發問道：『彩掛的重慶？』保衛幹事回答：『不輕！』營長說：『我馬上叫人把你送走，不然，德寇又在進攻了。你的審訊完結了麼？』

『完結了！』保衛幹事仰頭回答營長。

『你的結論怎麼樣？』

『什麼結論？』保衛幹事說：『就繼續去作戰吧，沒有第二句話了。』說後保衛幹事就靠着皮包在一宗文件上批着『並無移交軍法處的充分罪狀，着即派往前線

作戰。」

十三 可惜的人

這一天是特別艱難的一天，大家的精力緊張到在戰鬥中都昏昏然要睡。敵人第三次更劇烈的猛攻，把樓房前面較突出的一座很牢固的小庫房佔去了。沙布洛想立即奪回來，但他又想等到天黑時再來奪有利些，因為他的人是傷亡得太多了。

沙布洛在電話裏報告團長巴青科，巴青科關於問題的本身一句也沒說，只在狠狠的罵了很久以後，才結論說：『我馬上自己來！』

不到五分鐘，團長兇兇地滿頭大汗和滿身污泥，鑽進掩蔽部來了。

『瞧，鑽狗洞了！這裏有幾米深？』團長生氣的問。

『三米深。』

『你再鑽深些就好了！』冷冷的諷刺。

『用不着再深，這就打不穿了。』沙布洛按住氣。

巴青科團長因為德寇佔去前面那間小庫房，總想發點什麼脾氣。於是又咕嚕着：『鑽狗洞……』。沙布洛也因為失去小庫房，心裏不痛快並不下於巴青科，這時也有意挑釁地答道：

『怎麼，團長？難道你要我把指揮所搬到山頂上去麼？』

『不！我說的是，庫房不應該失守！』團長又帶諷刺

「？啦樣麼怎爲以你」：說冷冷氣口的沙布洛就把準備在今夜襲擊奪回庫房的計劃報告了團長。

「那不行」，團長望了望手上的錶說：「此刻是下午兩點鐘，難道就讓他們在那裏瞪到天黑麼？寸步不退，你讀過這個命令沒有？或者，也許你不同意這個命令是不是？」

「晚上六點鐘，我們開始攻擊，七點鐘時，庫房包是我們的！」

「別講廢話了！寸步不退的命令，你讀過麼？」

「讀過！」

「庫房是放棄了麼？」

「所有的人都犧牲了！敵人乘隙衝進去的。」

「立刻就要奪回！」團長從凳子上跳起來，嚴厲地說：「不是七點，而是立刻！」

沙布洛看清了團長也和自己一樣，是又疲乏又怒火不止的。這當兒跟他爭辯不會有結果，要他一人去衝鋒，他可以用自我的犧牲來證明團長的錯誤，那是沒問題的；但這並不僅犧牲他一個人，還要犧牲其他的人。他又開口了：

「團長！」

「怎麼？」

沙布洛又重說一遍他夜間攻擊的計劃，並保證白天能用火力控制住庫房後面的空地，使敵人不能增加一兵一卒進庫房去。

『寸步不退的命令，你到底讀過沒有？』團長固執地無情地問。

『讀過的』，沙布洛立正着，也惡狠狠的瞪着團長；『但我不願意把戰士們在白天白白送死，到晚上我們可以用最小的傷亡就拿回那庫房！』

『你不願意麼？我的話可是命令。』

沙布洛這時很衝動，很想不顧團長的威嚴，立即打個電話給羅青科師長，來挽救一些將被白白犧牲的生命。但他只在腦裏閃過這個思想，軍隊的森嚴的紀律，根深蒂固的浸在他身心裏，使他不能這樣做。

『好吧，』沙布洛惡狠狠的說；『准我去幹了麼？』

『就去幹！』

團長把該團五門平射炮都調來，掩護突擊，但這五門炮有什麼作用呢？敵人的炮火比我方更密集。沙布洛把能召集起來的戰士都集中起來了，就像做夢一樣，在半點鐘內開始反攻了。

該營二十天前過河時人數差不多很完整，但現在沙布洛全部能抽到的，只有三十個人了。這就是他的總預備隊。

這種沒有充分準備的攻擊，結果是容易想像的，一出馬就有十個戰士犧牲了，別的戰士都在庫房不遠處利用地形掩蔽着，再命令也不能使他們抬起頭來。德寇的炮火向伏倒的人們不斷轟擊，越來越猛。一顆炮彈在沙布洛左頰地上爆炸了，他滿面是血，還只覺得左頰麻麻而已。當敵人的火力打得連臥倒的戰士也無法忍受時，沙布洛就發出

信號，撤退下來。在爬同時又陣亡一名。

團長站在場牆邊，距敵人也很近，差不多毫無掩蔽的在觀察戰鬥。

沙布洛行了一個軍禮，把槍往地下發響地放下，他滿臉是血和泥，使團長不能再發什麼脾氣了。過了一會才說：『去休息吧。』

『什麼？』沙布洛沒聽清楚。

『去休息！』團長又重復說一遍。於是團長就附着他的耳朵，大吼了一聲。

『我被震傷了。』沙布洛說。

『你去休息吧。』團長第四遍說了後，就向掩蔽部那方走去。

沙布洛跟在他後面，他倆並沒下掩蔽部，而在哨棚邊站着，都不願互相看一下。

『血…………受了傷麼？』團長說。

沙布洛摸出髒手帕，吐了口水在上面，把臉上拭了幾下，摸摸頭說：『沒有，是拭破了的。』

『把各連裏，凡是能調出的人都調來，我親自帶他們去攻擊！』

『去多少人？』沙布洛問。

『有多少就去多少。』

『不會超過四十人的。』

『我說過了，有多少去多少！』

沙布洛命令去召集人，又叫迫擊炮移近來。巴青科團長本着自己全部的固執性情，雖然知道這次攻擊的失利，

是由於他自己的罪過，並且下一次的攻擊，也未必能成功。但他看見人們已按照他的命令白白犧牲後，他認為對他個人說來，必須親身去試一試：做到他部下做不到的事，並證明他的命令是可能做到的。

團長在攻擊前站在斷牆邊觀察空地，想了解如何接近庫房。沙布洛就站在旁邊。敵人的一顆重迫擊炮彈就落在離他們四十步的地方。

『退下來一點，團長，敵人發覺我們了！』沙布洛說。

團長不做聲，也不移動，第二個重迫擊炮彈，也剛剛落在離他們四十步的地方。

『團長，向後面退些，敵人發覺了！』沙布洛又重複說。

團長還繼續站在那裏。這是一種號召。他想在他剛要派人前去衝鋒時，來表明大家也應有這種決死的犧牲精神，如他對自己的要求一樣。

『請走開吧！』當第三個迫擊炮彈就落在他們附近時，沙布洛第三次幾乎大聲喊道。

團長一聲不響轉過身來，望了一下沙布洛，朝自己脚下吐了一口口涎，用堅強而不抖動的指頭，從烟盒裏拏出一支香烟來。

下一個迫擊炮彈就炸在他們所在的牆前，炸片從他們頭上吱吱飛過，塵土直噴。沙布洛看出，巴青科戰抖了一下，這種一般人所常有的自然動作，使沙布洛不能不用通常的話，向團長說：

『巴青科同志，向後退退，行不行？』

巴青科仍不作聲，以後他記起拏出的香烟，就拏出打火機，打了好幾次，才打燃了，接着就背着風，彎下腰去吸煙。如果他不轉過身來，也許他不會被打死，但他轉過身來了，炸在五步遠的一塊炮彈炸片，剛剛打到他的頭上，他一聲不響的倒在沙布洛身邊，身子只顫抖了一下，就殞掉了。沙布洛伏在他身邊，翻轉他那被打爛了的鮮血淋漓的頭，心裏冷淡地想：活該如此！他把耳朵靠近巴青科的胸部，他的心臟已停止了活動。

『給打死了，』他說；隨後就向臥在牆外四五步遠的別加命令道：『別加，來幫幫忙。』他們把團長屍體抬進了掩蔽部。

『迫擊炮都集中了，命令開炮麼？』一位中尉問沙布洛。

『不！』沙布洛說；『立刻把炮都拖回原地去。』

營長叫參謀長來，把攻擊命令都取消了，讓各人回原位去。

他覺得團長這樣死，是很可惜的人！但他心裏也輕快了，他現在可以合理的來佈置一切，巴青科爲了個人威信，隨便瞎想出這種糊塗到極點的攻擊動作，不會再來重複了。他下命令，幫助受傷戰士，並進行夜間攻擊庫房的準備。

他叫人在五點鐘時叫醒他，就昏然躺在地上睡覺了。

只用了一個陣亡和五個負傷的代價，當晚就把小庫房奪過來。

十四 黑夜的偵察

白天晚上所有的事情均已做完，只要等到半夜十一點鐘，這是沙布洛命令偵察員蘇坡前來一同去作偵查的時間。今天能去偵察清楚，明天夜裏就試行去殲滅德寇那一連人，他想到這一點覺得很痛快。

半夜，沙布洛和蘇坡，並帶一個自動槍手彼得，三人都輕裝起來，帶着自動步槍和檸檬式手榴彈，他們走出去了，這是十月一個潮溼漆黑的夜晚，小雨濛濛，伸手看不見什麼東西。

他們經過第二連時，營參謀長馬士林和二連長都在那裏，馬士林早知道他今夜要出去偵察，特地跑到最前面的陣地來，他覺得偵察應該是他當參謀的人的事，可是他也無法變更沙布洛的決定。

他臨走時，馬士林在黑暗中親熱地握了他一下手。

在黑暗裏沒掩蔽地走着，偵察員在前面帶路，一遇有什麼聲響，他們就伏倒下來，在左翼，閃着夜間對射的槍彈火光。

他們走了約一百五十步後，就須爬過廢墟間好像遭了地震的一條街，牆壁都被毀壞了，牆垣搖搖欲墜，這條小街好像一條山谷，但堆積着各種奇怪的東西；破爛家具，盃盤碎片，打破了的浴盆，毀壞了的火壺，沙布洛的手被碎片擦破了。

爬行了七八分鐘，雖然敵我雙方的陣線相距並不遠（二百米至五十米）但爬到敵人陣地上去，就得在磚礫廢土

堆中間，曲折行進，並在每秒鐘內，都難於判斷：此刻他們爬到了什麼地方。究竟隔敵方近還是隔我方近些。

據偵察員蘇坡的計算，他們已爬到距敵人陣地五十步的地方，這時，戰爭中常有的偶然的怪事發生了。在他們頭上，忽然發出一種熟悉的，像汽車行駛時的聲響一樣的，夜間 Y——2 式的飛機馬達聲響。就像是從罐子裏撒下的一些小炸彈，吱吱地掠空而下，炸在他們四周。（註：Y——2 式飛機是蘇聯自己的飛機）

當炸彈爆炸時，蘇坡和彼得正在前面，沙布洛在後面一處斷牆邊，正想向前面爬去，但一個炸彈把這斷牆震倒了，磚土把沙布洛掩蓋住了，打着他的腰，打着他的背，他昏暈失去了知覺了。……但什麼東西又碰着他，一下把他促醒了，他覺得自己還沒有死，也沒有軟弱下去，只是磚塊重重的壓着他，口鼻到處是磚灰氣味。

『蘇坡！蘇坡！』他輕輕地叫。

沒有回聲。

『彼得！彼得！』他又叫。

一個也沒有答應，看來，除他以外，那兩個都被打死了。他覺得除左手和腦殼還輕鬆些外，周身都像被繩索緊網得難受透了一樣。他的一隻眼睛淌着血，這是磚塊打中的，他勉強用左手去拭，拭得滿臉都是血，隨後他用手一摸，五個指頭碰到了已死了的彼得的血頭。他咬着牙齒，輕輕地叫了一聲，想掙扎起來，但一動也不能動。

滿地都是漆黑一團，雨繼續在下着。

他用一隻沒有被壓住的手，折回來慢慢摸着身上，摸

到一塊磚頭，又推下來。他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他的頭向着什麼方向？他這樣躺着天一亮敵人不就可以把他俘獲麼？想到這裏，無論如何要掙扎，他忽然失去知覺，忽然又醒來，運用那隻自由的左手，麻木的左手，狠命地抓住身上磚頭往旁邊推。他要這樣幹，幹到失去知覺，幹到死，總比被敵人俘虜好……。

馬士林在二連陣地上等了許久，聽見炸彈炸後，他特別担心，在天明以前，他爬過去：找到了失去知覺的沙布洛，他是翻開磚塊向後面爬的，但爬不遠就暈絕了，好像死去一樣。於是，他被運到醫院去。

十五 最富足的人

伏爾加河上飄流着薄冰，大家都焦急地在等待它的凍結。

在新城作戰的紅軍，雖藏有糧食彈藥，但因為敵人不斷猛攻，儲藏品也就一天天地減少了。現在除了羅青科這一師人外，還有一師人，也和集團軍總指揮部斷絕了聯絡。德寇不僅在斯城北部，而且在城裏，也有三個地方進到了伏爾加河，如果說，戰鬥在斯城進行，這是不充分的，因為靠河岸一帶差不多到處都在作戰，德寇距伏爾加河岸只有兩三里路，任何安全的觀念都已消失，整個地區毫無例外的會被射擊。

許多地方，整個的街坊一眼就可以看穿，敵機轟炸和雙方炮擊把這些街坊完全蕩平了，這塊地面上現在不知是礮石多還是鋼鐵多些。

司令部地圖上測量距離，已不是以公里，甚至不是以街道，而是以一棟棟的房屋來計算了。此刻是在爲爭奪單棟房屋而戰鬥，這些房屋不僅在團部和師部的戰報提到，而且在集團軍總指揮部的報告裏也提到。

集團軍總指揮部與各被截斷師團的電話聯絡，是由東岸到西岸，又由西岸到東岸的。有些師團，都已各自設法，向對面東岸自己碼頭上，去取得供給了。

集團軍總部的工作人員已經兩三次親持武器來保衛指揮部，至於各師司令部更不用說了，師部每天直接戰鬥是司空見慣的事。

羅青科師長到集團軍總指揮部來，他雖然一般情況都知道。但當他看到總指揮部隔敵人只有四百米遠時，也不免驚異。

師長對總指揮報告說，他全師只有一千五百人，並要求補充一點人。可是總指揮不等他說完，就說羅青科可算是斯城各師最富足的人了，有一千五百人，『簡直是富農地主！』如果有什麼地方需要的話，總指揮還要從他那裏調出人來的。羅青科這次虛報了人數，他把最近從西岸醫院中再上戰場的一百人瞞住不講，他聽了總指揮的話，只好什麼不敢講了。

軍事委員馬德維在聽收音機，他說：

『老羅，德國人已佔了大半斯城，但總還不敢宣佈完全佔領，也不敢預告完全佔領的日期，你說這是什麼原故？』

『原因在我們身上。』羅青科說。

『對極了，一部分也是在你身上，雖然你的師只有一千六百人。』

羅青科吃了一驚，怎麼軍事委員知道他是一千六百人而不是一千五百。

『一千六百人』軍事委員說：『我沒有當面向總指揮揭發你瞞報一百人的事，不然，那是會罵起來的。但實際上究竟是一千六百人，請不要爭論吧。』

他很滿意地笑了，因為他拿住了這個狡計多端的羅青科；師長也笑了。

『伏爾加河已結薄冰了嗎？』軍事委員又問。

『是的，已微微結冰了，冰塊已撞着槳，大概明天就會完全不能渡河了。』

『我們是預見到這點的，快點凍結就好，全國人民的要求，就是請它快點凍結。』

『它也許不聽話！』

『也許……那時會很困難。不過……不管怎樣，我們非守住不可。』

羅青科興奮地回到師部。他今天最後地放棄了要求上級補充人員的念頭，因此他的心情也突然平靜下來了。先前，他每天總是那麼不安的計算自己的損失，焦急地等待補充，現在已沒有什麼可以等待的了，他應以現有的力量來作戰，而且只有指靠這點。他和這僅有的一些人必須為國捐軀，但決不能放棄他們所保衛的五幢街坊。他知道他和這些人大多數要在斯城死去，但他此刻並沒有戰慄和悲哀來想到這點。『即使德寇殺死我們許多人，也不會有什

麼結果的。」他大聲地說，竟使副官以為他吩咐什麼事，急從後面跑前來問：

「師長，有什麼事？」

「決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他們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明白嗎？」

十六 不要只顧自己

沙布洛在西岸的醫院裏治療了十八天，雖然一隻腿還軟弱，但他又回到前線來了。

他離開這裏半個月，斯城變得幾乎不認識了。從前到處還有些殘破的樓房，現在許多地方都變成了一片曠地。他從前所保衛的那三座樓房，實際上已沒有了，只有些地基而已。到處是一片荒墟，好像一片起伏的原野和荒邱古塚了。

營政委王林和參謀長馬士林像親人一樣歡迎他，別加也高興死了。

但他們沒有很多時間扯談。德寇的炮彈整批的打在掩蔽部上，一批又一批的排放，這是攻擊前的炮火準備。

電話聯絡斷了，通信兵冒着炮火在修整。

「全師陣地都在遭受炮擊，大概有總攻擊。」王林聽了電話對沙布洛說。沙布洛點點頭，命令馬士林到第一連，他自己到第二連，王林在營部。他說完不顧王林的抗議就走出來。

在以後四個鐘頭裏，是很難回憶的。除了因為雙方戰線太近了，空軍不能發揮作用外，一切可用的武器都使用

來進攻紅軍了。

敵人的坦克衝到營部跟前，五十五公分口徑的大炮和各種槍炮聲混成一片了。沙布洛被炮彈所翻起的泥土掩蓋幾次，他因為危險連續而來，竟至完全不覺得什麼是危險了。戰士們也是這樣。這時，要說是營長在指揮他們，那是不正確的，營長只是與他們並肩作戰，戰士們即使沒有營長，也會做一切應做的事。此刻他所要做的，只是儘可能留在原地，並儘可能抬起頭來射擊敵人。

沙布洛以為敵人是集中力量來突破他這營的陣地，但緩緩地感到敵人的炮火漸向右集中，德寇好像要切斷他這個團和鄰營部隊的聯系，這在四個鐘頭激戰後完全證實了。

因此，沙布洛就轉到接近友鄰部隊的陣地上（第一連），集中力量援助友鄰。他命令第二連附屬的迫擊炮連跟他走。

「營長！」二連長不滿意的說。

「什麼？」

「什麼地方最困難。我就帶到什麼地方去。」

「你把最後的東西也帶走嗎？」

「此刻那裏困難，過一點鐘就輪到這裏了。」

「二連長！不要只顧自己。」如果平時，他會大罵一場的，但現在他覺得二連長並不是爲他自己，而是爲全連，沒有這些炮，他全連確很困難和可怕。但有什麼辦法呢？他平靜的對二連長說：

「我看，敵人在向陸米佐爾進逼，而且可能突到河邊

，我們必須去打擊敵人的側翼！你快命令把迫擊炮拖來吧！』

他望望二連長，又緊緊的和他握手：『死守吧，我知道你沒有迫擊炮彈也會守住的，我知道你這個人。』

當他到第一連時，該連正在苦戰的打擊已突破陸米佐團防線的敵人。參謀長馬士林調了一挺機槍和兩個射手，要爬到距戰壕五十米遠處一塊未倒的高牆上，從那裏向敵人射擊。沙布洛說，只要一到那裏敵人第一個炮彈就會把他們打中，可是馬士林固執說只有那裏最能給敵人致命的殺傷。馬士林何曾不知道那裏易被擊中，但他非去不可，他違反一切的常理，想着不一定會擊中的。他說：

『敵人已佔領了右面的整個第七座樓房，他們正向陸團進攻。』

『第七座樓房停止射擊了麼？』沙布洛問。

『沒有射擊大概全被打死了！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今天與鄰團交通是會被切斷的，我們到那裏逕直射擊敵人，多少對陸團有些幫助。』馬士林指着五十米外那殘存的樓牆說。

沙布洛看着三人和一挺機槍冒着炮火爬近那殘壁，並從殘牆的窗戶上安起機槍向敵人開火了。幾分鐘後敵人的炮彈開始向那殘牆轟擊，馬士林繼續射擊着，以後牆壁四週捲起了烟塵，當烟子一散時，沙布洛看見他們三人還在射擊着，但他們三人腳下的牆壁却被炮彈穿透了一個大洞，再一個炮彈打穿了他們的牆壁。馬士林仍繼續射擊着，隨即又一個炮彈炸在他們上面，沙布洛看見，一個機關槍

手，散開雙手，像投水似的，只不過把背朝前，從牆頂上掉下去了。

沙布洛看見馬士林朝下面叫喊什麼隨即又開始射擊，德寇到現在還沒有擊中他們的槍眼。再一個炮彈打穿了馬士林腳下的牆壁時，第二個機槍手，脫離了機槍，搖擺了幾下，幾乎跌下去，但馬士林把他拖住了，使他伏着。他一個人在射擊了。

第二連的三尊迫擊炮拉來了，沙布洛立即命令向射擊馬士林的德寇炮隊開火，但德寇立即發現沙布洛迫擊炮陣地，幾十個炮彈一齊炸在它們周圍。

炮兵連長負了傷，沙布洛就代替他指揮，他已沒時間看馬士林的動作，只不時張望一下，因德寇炮火被這裏牽制，馬士林那裏就輕鬆些，他照舊射擊着。過一會，當沙布洛一看時，只見一架機槍，不見馬士林了。『可是被打死了？』正這樣想時，過一會又見馬士林在機槍旁射擊了。大概是爬下來取子彈的。

天快斷黑了，沙布洛被泥土緊緊的壓住。掙扎起，眼裏不斷閃着金色火花，周圍事物好像昇雲駕霧一樣。他一隻耳朵震聾了。大衣都炸穿了，迫擊炮被打歪了，炮筒打掉了。

德寇火力已移到更右更下去了，大概已截斷陸米團？打到河邊了。電話全炸斷了，沒法聯絡。

馬士林機槍打壞了但人還活着。他們讓雪花拭着臉，感到分外的涼爽。『一定要呈報馬士林為英雄！』沙布洛想。

十七 沒有『被截斷』

沙布洛和王林正聽完莫斯科的廣播——史大林同志的堅定不移的必勝的演說，師部就來傳他去，他委託營政委代理一下職務後，非常疲乏地跑到師部來。他喝着熱茶，儘量克服在師長面前打瞌睡。

『沙布洛，我想給你一個任務』，羅青科師長說：『陸米佐團被切斷了，德寇控制了幾百米的河岸，我要明白那裏的情況，並且今晚就要攪清楚！』他指示沙布洛，敵人雖佔河岸，但還不能從陡岸上下到河邊，我們用火力的控制着，可以從河邊和陸團取得聯絡。

於是，沙布洛就輕裝，不帶自動槍，只帶幾個手榴彈，不多說的出發了。

羅青科師長所以要派沙布洛去。並不是因為他再沒有人可派，而是因為他有一種感覺，覺得只有沙布洛才能走到那裏辦好一切，這也許是由於沙布洛有一次給他恢復過同集團軍指揮部的聯絡吧。雖則顯然這差不多是作不到的事，但羅青科終究還沒消失這種感覺。他坐在桌旁，從容不迫的詳細思索了往後的一切事情。不管沙布洛是回來，還是留在那裏代理團長，派人到這裏來，但這被德國人佔領了的四百米陡岸，無論怎樣一定得奪回來。羅青科把參謀長叫來，一同拿着鉛筆計算，他們到今天夜裏為止，還剩有多少人。兩禮拜前這個數字也許會嚇壞羅青科，但現在他已經這樣習慣了自己的貧局，而在計算以後，他甚至覺得一切的事情並不見得怎樣壞。他不知道陸米佐那裏

的情況，但此地這兩國人裏，今天的損失比預期的還少。

用什麼力量來擊退河岸邊的敵人呢？要從陣地上抽調那怕一營人，是連想都不能想的：那就得從各地，從每營裏抽調幾十個人來，以便明天夜裏編成一個混合衝擊隊。只有這樣來辦，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師長，你怎樣決定的？』參謀長問。

羅青科手裏拿着一張紙，親自來計算了隊伍的人數。

『你看，』他說：『在這裏寫得有，從什麼地方要抽調多少人。今夜要把人調到這個營裏來。白天來編制他們，準備他們，到明天夜裏，我們定把河岸克服。』

羅青科很發愁。他臉上已全沒有了通常那種俏皮的微笑。

參謀長從紙套裏拿出寫給集團軍指揮部的報告，要羅青科簽字。

『這是關於什麼的報告？』

『通常的，關於事變的報告。』

『什麼樣的事變？』

『今天的事變。』

『今天的什麼事變？』

『難道你不知道是什麼事變？』參謀長帶着幾分疑惑莫解和生氣的神情反覆問道：『就是關於德寇進到了伏爾加河河岸，關於薩米特被截斷的事變。』

『我不簽字，』羅青科不轉頭地說。

『爲什麼？』

『因爲並沒有「進到」也沒有「被截斷」。只是報告

沒按時送到罷了。」

『今天向他們報告什麼？』

『今天什麼都不報告。』

參謀長表示莫明其妙的樣子。

『我知道，』羅青科說；『報告就誤了一個晝夜，這點完全由我負責。奪回河岸以後再一齊報告。如果奪回的話，那時他們是會原諒我們這一緘默的。』

『如果奪不回來呢？』參謀長問。

『如果奪不回來，』羅青科帶着他從來所沒有的憂鬱而嚴峻的神氣說；『那時也就不會有這個是否被原諒的人了。我親自來帶領衝擊隊，明白嗎？你瞧我幹麼？』他帶着另一種口氣向參謀長說：『你瞧着我幹麼？你以為我害怕負責嗎？我並不怕。過去沒怕過，現在也不怕。我不願意叫他們知道，德國人連在這裏也進到了伏爾加河河岸。真的，我不願意。如果我一通知集團軍指揮部，那集團軍指揮部就又通知戰線司令部，戰綫司令部又通知大本營。我不願意。這對全俄羅斯都是悲痛的。你明白嗎？我不願使全俄羅斯人悲痛。橫豎一樣，如果我通知的話，那他們一定要說：「羅青科，你去奪回吧。」但他們是一個兵士也不會給我的。那就最好不用他們來命令，我自己去奪回罷了。一切的悲痛全由我一人負擔。你明白嗎？』

參謀長默然了。

『如果你明白，』羅青科說；『那就很好，如果不明白，——那就隨你的便。無論怎樣，你總是要照着我的命令去作。別無二話。去作吧。』

羅青科走出了掩蔽部。漆黑的夜，颶風，大雪。羅青科望了望下面。經過廢墟間可以看到結了冰的伏爾加河。從上面看來，它似乎是僵凍，一片白色。地上佈滿了一塊一塊的霜。有些坑裏被整天落下的雪填得滿滿。右面在河岸一些地方常常傳來迫擊炮的轟鳴和自動槍互射的聲音。

羅青科想起了沙布洛，他此刻大概在那裏爬行，不由的打了個寒戰。土地又冷又溼，當然在地上爬行很困難，但倒死在這種冷凍溜滑的泥土上，更困難，更傷心。

十八 冒險的聯絡

沙布洛從駐防河岸的那一連中要了一個自動槍手，他倆一同走到前面巍然獨立的廢墟，那裏安着最後的幾架機關槍，需從這裏下坡，逕直沿着伏爾加河岸往德寇面前爬過。

連長請沙布洛帶着自動槍手到陸米佐處去，但他也像在羅青科那裏一樣拒絕了。

他抓着地上突出的磚堆和結凍的泥塊，靜靜的沿斜坡走下去，現在已達到了河邊。他很好的記得這個地方：最初那天渡河時，他們正是在這裏登的岸。狹小的河岸微微傾斜，接着就是一些黃土梯坎地，層層疊疊的往上升起。有的地方還立着碼頭的殘餘，地上散着些燒焦了的木頭。伏爾加河上吹來刺骨的冷風。沙布洛剛走到岸邊，就感覺到，他已冷得透骨了。

河面是白的，如果他靠着水邊走去，那從上面就會看出來他被白色映出的身影。因此他決定稍高一點，靠陡崖

走。他出發時會同連長說妥，只要德寇一向他開火，該連也就要用機關槍向整個斜坡掃射。誠然，這種幫助是不可靠的。但對整個頭半節路上總可以幫助幫助。往下就是最困難的一段了，也不能用任何方法預告薩米佐，那裏一發現人時他們是定會開槍的。現在就只得靠自己的幸運了。

他站着走了一百米遠，力圖儘可能無聲地，迅速地走去。誰也沒有射擊。岸邊空無所有，有次他剛踢着一個什麼東西，就雙手一跌。他在爬起來時觸到一個障礙，原來是個僵凍了的死屍。黑暗裏很難辨別出，這是自家人還是德寇，於是沙布洛就跨過死屍走了。

但他剛走了兩步，一排發光彈就從上面向他斜射而過。也許是，他在跌倒時終究發出了響聲。但他很快的爬向一旁，躲到衝上岸來的焦木後面。德寇又放了幾排槍，突然把沙布洛後面躺着死屍的地方，照得通明。德寇將死屍當作是活人。槍彈漸漸地逼近，來了一排子彈運直擊中了死屍。沙布洛繼續躺在木頭後面等着。德寇大概是認為破壞寧靜的人已被打死，因而也就停止了射擊。

沙布洛繼續往前爬行。現在他已緊靠地面爬着，力圖不弄出任何響聲來。他幾次碰着了死屍。爾後又被石頭撞得發疼，於是就悄悄的罵了一句。他覺得前面有什麼東西在動，於是就止步靜聽。聽見有澗水聲響，他悄悄的再爬了幾步，水聲現在聽得更加清楚了。這像是用桶吸水的聲音。他突然記起了，童年時和同伴們打賭後，夜裏走過整個市立墓地的情形，爲了證明這話，他曾把那掛在墓地木尾墳墓花園上的籃花拿了來。現在可怕的情形差不多

和當時一樣。

寧靜，黑暗，孤獨，加之這奇怪的聲音。

他又爬了幾步，就看見破船後現出的一箇彎着腰的身影。這個人起初像是從旁走過，而後繞過一堆亂木頭逕直向他走來。

沙布洛正等待着。他並沒有思想什麼，只是在等待；此刻他以爲那個人如果走上一步，再走一步，他就可以抓得到手了。當那個人往前再走一步時，沙布洛就伸出手去，抓住他的脚一拉。

那個人跌下來，叫得非常厲害，恰在這一瞬間有個什麼東西往沙布洛頭上打來，冷水立刻濺滿了他一身。這個人叫的既不是俄國話，也不是德國話，而只很厲害的喊：『阿……阿……阿……』沙布洛用拳頭使勁的往他臉上一擊。當時這個人叫了一句什麼德國話後，就抓住他的手，用口咬，沙布洛覺得現在有沒有什麼聲音，橫豎一樣，於是就用空着的那隻手，拿出手槍對着那德寇連射了幾次，爾後這德寇顫抖了幾下，就不動了。

從上面發出一排排的自動槍聲，子彈密接不斷的落到周圍的地上。幾顆子彈轟然的碰到了桶上。沙布洛摸了摸這個躺在他旁邊的桶上面，還繫有繩索，就明白了這個德寇大概是到伏爾加河打水去的。

上面射擊得愈來愈厲害了。

『他們下不下來呢？』沙布洛想。『不，不會下來的，因爲他們害怕』。他之所以這樣斷定，是因爲德寇一下子到處都在射擊，無目的的亂放。

他用肩支住死屍躺着，這樣，死屍就微微躺在他身上，給他擋住子彈。

『到底什麼時候完呢？』——沙布洛想。他覺得，他已在極凍了，因為德寇跌倒時，把桶裏的水潑了他一身。上面仍在射擊，他們也能够這樣射擊一個整夜。沙布洛使勁的推開死屍，就向前爬去。子彈時前時後的落着，當他爬了三十步光景，差不多沿河岸一帶都在射擊，而他正因為射擊的這樣厲害，所以才覺到，子彈是不會打着他的。

他爬了五十步，一百步。沿岸一帶仍在射擊。又爬了五十步……

他的手已凍麻木了。懸崖上，開槍地方發射的火花全可清楚的看見。現在，後面他來到的地方，和前面陸米佐那裏都可看到發光彈向着開槍的德寇方面飛去。互射愈來愈厲害了，德寇向岸下的射擊愈來愈稀，而加緊對左右兩方回射去了。於是沙布洛就跳起來往前跑，——因為他再不能爬行了。他顛顛蹦蹦跳過木頭跑去。他突然想到：陸米佐那裏應當猜到，德寇是在射擊我們的某個人。雖然泥濘黑暗，他還是拚命的跑着。他只在有人絆着他的腳，才止步，更正確點說。跌倒了。他仆倒在泥濘裏，肩碰傷了，此刻有人騎在他背上，開始反他的手臂。

『你是誰？』一個嘶啞的聲音問道。

『自家人，他媽的，』沙布洛不知道為什麼還細聲的說，同時就覺得有人在反他的手指，他用空手把騎在他身上的那個人推翻了。

『你為什麼推人呢？』聽見一個人在說。

『我已說，我是自家人。把我帶到陸米佐那裏去。』
德寇大概是聽見這裏的鬧聲，就開放了幾排槍。有人
嗚咽了一聲。

『怎麼，受了傷嗎？』一個人在問。

『腿受了傷，痛得很。』

『往這來，』一個人一面說這句話，一面就抓著沙布洛的手，把他拖向前去。他們跑了幾步就藏在屋基廢墟後面了。

『你從那裏來？』這人問道。

『師長派來的。』

『你是誰，在暗處我看不出來。』

『沙布洛營長。』

『啊，沙布洛夫……我是格里哥，』——沙布洛一下子就聽出這是熟人的聲音。『這不是你打我一拳嗎？老朋友，算不了什麼。』

格里哥從前是個軍佐，一月前羅青科根據他的請求，就委派了他當連長。

『我們到陸米佐那裏去吧，』格里哥說。

『陸米佐活着嗎？』

『還活着，不過伏在牀上。』

『受了重傷嗎？』

『倒不怎麼重，』格里哥微笑的說：『不過傷了很不方便的地方。他今天不斷的罵了一整天。正規點說，他被敵人自動槍傷了臀部，所以他只能伏着或走着，但不能坐。』

沙布洛不由的笑了。

『你笑什麼？』格里哥問。

『沒有什麼，不過有點可笑。』

『你倒覺得可笑，』格里哥說；『而他因為情緒不好，却整天把我們罵的不得開交，我們哪能笑？』

十九 陸米佐團長

沙布洛在一個狹小的掩蔽部裏見了陸米佐，他伏在床上，頭下和胸下都墊有枕頭。

『是師長派來的嗎？』陸米佐焦急的問。

『是師長派來的，』沙布洛說。『團長，你好。』

『沙布洛， 您好。我正想，大概是從師長那裏來了人，所以不叫他們開火。你們那裏的情形怎樣？』

『一切都好，』沙布洛說；『不過從羅青科將軍那裏到團長這裏須得爬行罷了。』

『伏在床上還更要困難；』陸米佐說，接着就很巧妙的罵了一頓。爾後俏皮的蹙蹙着眼，皺着濃密的花白眉毛望了望沙布洛，並問道：

『我受傷的情形，你大概總說過了。』

『聽說過。』

『當然他們說起笑人的話來是高興的。他們的團長在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受了傷。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忽然打斷自己的話，『爲什麼你滿身是血？受傷了嗎？』

『沒有，』沙布洛說，『我殺死了一個德寇。』

『好， 您脫下這個短棉襖不行嗎？你真像個屠夫。』

喂，沙坡夫，給營長拿點水洗洗，把我的襪子給他。沙布洛，你說吧，你說吧。」

沙布洛就開始解扣子了。

「師長給了你一些什麼命令呢？」

「查明情況後，就立刻報告他，」沙布洛說，「至於羅青科所預料的情況若壞，就命令他當團長的事，却默而不言。」

「談到情況的話，」陸米佐說；「情況與其說壞，倒不如說是可恥。把一段河岸放棄給敵人了。團政治委員犧牲。兩個營長陣亡。你看得見，我還活着。要把原狀恢復。師長是否也想恢復原狀呢？」

「我想是的，正因為這點，他才派我來，」沙布洛說。

「我也是這樣想。當然要從兩方面來恢復原狀，」陸米佐說。「這樣，你暖和一下就得回去。」

「只好這樣，」沙布洛說。

「你若能留在這裏的話，我就派個軍官到那裏去。他是怎樣命令你的？」

「不，我得回去。」沙布洛說。

「謝慙！」陸米佐叫道。

一位少校參謀長走了進來。

「我們的佈置圖繪好沒有？」

「一會就繪好，」參謀長說。「我們正在確定細節。」

「朋友，快點辦呵。靈活點呀……我曾想派個軍官到

你們那裏去，』陸米佐向沙布洛說：『但你們却趁先了。爲得把情況說個清楚，預備了一個小圖，因此就把時間誤了。此刻就會作好，我派個軍官和您一同去。您認得費里楚嗎？』

『不，不認識。』沙布洛說。

『是我團裏的人。一個又好又勇敢的軍官。他同您一塊去。把圖作好後，你們就走。』

陸米佐想拾起身來，於是又大罵了一頓。

『你想，傷了什麼地方。我有這樣一種壞脾氣，要時常跑：如果不跑的話，就也不能想，也不能指揮，——什麼都不能作。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已五十多歲的人，應是丟掉這種習慣的時候了。沙坡夫！』他又叫喊說。

傳令兵立刻就到來了。

『沙坡夫，你來幫助我下床。』

沙坡夫扶着他的肩膀，幫助他站起來。陸米佐又嘆息，又呻吟，又咒又罵，似乎所有這些都得一下子作了出來。他起床後，忍着痛，沿着掩蔽部來回的跑了幾趟。

『小圖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少校一面說，一面就遞了一張紙給他。

陸米佐從少校手裏不是拿過紙來，而是抓過來的，仍然跑來跑去的說道：『這個圖上，我們的佈置情形，我們方面能作些什麼，全是寫得有的。你看，一共半點鐘內，就有兩個營長犧牲，一個政治委員陣亡，我也受了傷，真想不到竟會一齊發生。敵人也恰在這一瞬間進到了河

岸。」

『損失很大麼？』沙布洛問。

『據守河岸的那一營人，幾乎全犧牲了。其餘兩營人差不多和先前一樣。一般的說，還能作戰，完全能夠。』團長繼續說：

『現在你們就走。唉，我怎的沒請你喝點酒。沙坡夫！拿酒來。我因為老了，所以沒記起來，你呢？』

『好，』沙坡夫說，同時就地解下腰間的德式軍用水壺，取下杯，倒滿酒，遞給了沙布洛。

沙布洛一飲而盡，燙得喉嚨發燒，因而也咳嗽了，原來他喝的是酒精。

『好，去吧。你報告師長說，陸團長將竭全力來收復河岸，自己來贖自己的罪。同時也強使旁人來贖罪，』他望着自己的軍佐們，帶點生氣的神情補充說。『此外你再報告他說，我們的情緒都很奮發，已準備好作戰。關於我受傷的事，本想不叫您報告，但我知道，你一定是要說的。費里楚，我對你唯一的請求和命令是：希望你平安去，平安回。』陸米佐向立正待命的軍官說。

『是，』費里楚回答。

『好，就這樣。還有……』陸米佐還沒說完話，就閉上了眼，緊咬着牙齒。他這樣的過了幾秒鐘，沙布洛瞭解，這位老頭子是在抑制着疼痛說話。

『還有這樣一件事，』陸米佐睜開眼睛後，仍用先前的口吻說：『我以為，明早拂曉和白天不應收復陣地，因為德寇將等待我們的反攻。今天我們要停在現有陣地上，

來準備準備。而明天夜裏，當他們認為我們不反抗，——我們就要乘機給以打擊。請你把我這意見報告師長吧。費里楚，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到我這裏來下吧。』

費里楚走到了他床跟前。陸米佐起初和他，爾後又和沙布洛緊緊的握了握手，同時用他那藍藍的，周圍帶點老人常有的皺紋的眼睛，靈活地瞥了他倆一眼。在這一瞥中既有點驚惶神色，也有望一路平安的緘默願望，沙布洛感覺到，這個矮小粗暴的上校，雖然說話時有點生氣，但他大概是個心情快樂的好人。

『你們走吧，你們走吧，』陸米佐在他們動身時說：『我急於等待你們回來。』

二十 發光彈的信號

沙布洛帶着費里楚又從陸米佐團沿河邊向師部爬過來，作第二次冒險的聯絡。他的記憶力很好，剛才爬了一次，現在河岸水邊一帶，那些能夠躲藏的一根木頭或一堆石塊，他都摸熟了。德寇自剛才發現有人在岸下經過後，就全岸不時橫射機槍搜索，但他們終於爬到目的地，不幸的是費里楚這時竟中彈犧牲了。

羅奇科師長接到陸團的報告，了解了被切斷了的部隊情況後，就決定反攻河岸敵人的部署，但這部署又要人送給陸米佐才行，陸團派來的聯絡員費里楚已死了，除了沙布洛外，沒有人更熟悉那四百米的陸岸地形了。可是沙

布洛因白天的惡戰和今夜一來一往的兩次聯絡，已疲勞不堪，一進門就時睡時醒了，但他對於第三次的任務，毫不推辭，因為他已很熟悉，因此也最有保證可以把命令送到陸團那裏去。

他又在完全冰凍的岸壁上爬行。這一次也許因為天快亮了，德寇認為這兒誰都不敢再來了，因此雖然沙布洛爬行了兩百多米，竟沒有聽到一顆子彈向水邊射來，他因此反而有點懷疑害怕，怕德寇又煞什麼鬼把戲。更加警惕自己，把手槍和炸彈準備隨時搏鬥。但他終於又回到陸團來了。

陸米佐團長看了師長的作戰命令，問了沙布洛一些情況，就一起走到外面，用三支自動步槍，向伏爾加河方向齊放一排發光子彈。這是師長交代沙布洛的信號，表示他已安全把命令送到了；但陸米佐說，這也是表示對犧牲的費里察的禮炮。

沙布洛正要對陸米佐說明：他應該回去了。但陸米佐用像父親一樣的口吻，親切而肯定的說：

『不，我不讓你走，天快亮了，我是不放你的。冒三次險倒可以，多了却不行，明天夜裏如果我們打通了，那你就轉回去。』

『但我那裏一營人却没有營長呀！』沙布洛說。

『我這裏有兩營人沒有營長哩！』陸米佐說；『你現在去睡一會吧。』

沙布洛一睡就睡到下午三點才醒。吃了飯，就到戰壕去找陸米佐。

陸米佐所管轄的一切，看來全很有秩序。從掩蔽部往前去，有交通壕穿過廢墟，只在毫無危險有磚石遮住彈片的地方，才沒有交通壕。

五分鐘後，沙布洛就來到了一個建設得很巧妙的觀測所。這裏在陸米佐團和德寇陣地分界的陡岸邊上，有座被打壞了的房子，德寇的大炮不斷向這座房屋廢墟轟擊。陸米佐在這座房屋地基下面深深的挖了一個相當寬大的土窖，並向敵方開了兩個暗藏的觀測孔。

夜間，泥土全冰凍了。溝裏躺着一輛從斜坡上翻倒下來的坦克和許多屍首。

沙布洛找到陸米佐時，陸米佐在研究敵情：『今天我這裏這樣寧靜，甚至覺得可疑。』

『爲什麼可疑？』沙布洛問。

『敵人對我壓的緊些了。說老實話，我從昨天就想着，會壓得更厲害的。但他們大概是在向師長那裏使勁。你聽？』

的確，聽見左翼有槍響。

『按聲音聽來，已是第四次的手榴彈戰了。哼，哼……就是說你已睡好了？昨天您睡的竟和個小孩一樣。但終究還是睡得少。我如果處在您的地位，經過這樣的爬行，就一定要睡個整天整夜。我已命令他們不要叫醒您。當然，在萬不得已時定會叫醒您的，但此刻並沒到這樣的地步。至於敵人方面是有些活動。您如果願意的話，這有望遠鏡看看吧。』

沙布洛從陸米佐手裏接過望遠鏡來，並向溝凹那邊望

了很久。那裏常常有人在跑。房屋間的空地上，接連有兩輛坦克閃過去了。

『敵機已經轟炸過麼？』沙布洛問。

『沒有轟炸我們這裏。但左岸已經轟炸過。它們總在搜查我們的「卡丘沙」炮。因為「卡丘沙」通常總是在早晨來歌唱的。據我看來，它很使德寇不安……您已經休息好了麼？』

『完全休息好了。』

『今天您在我這裏 是好 像個總指揮部派來的軍官一樣——你可以來觀察一般的戰鬥進程。但是……』

陸米佐把沙布洛帶往一旁，他們走出掩蔽部，就在戰壕邊上坐下了。

『但是，』陸米佐重複說；『如果您能到右翼去，那是很好的，我覺得，敵人今天主要是向師長那面使勁，而我這裏，在他們看來，已是塊被截斷的東西，他們認為，和我什麼時候都來得及清算。但爲了避免意外計，你終得去去。我右翼比較弱——雷瑟夫中尉指揮着一營人，——他經驗還很差。昨天，那裏的人全被打死了，又有什麼辦法呢？您代表我到他那裏去觀察觀察，到晚上爲止。如果需要的话，那你就負責指揮。夜裏我們一塊突出圍去。那時我是不放你的……好麼？』

『好，』沙布洛說，雖然陸米佐毫無疑義是在命令，但他却說得這樣溫和自然，不現形跡，竟使沙布洛表示驚奇。

『喂，喂，到掩蔽部去，』當一顆重炮彈在離他們一

百步的上空爆炸時，陸米佐匆忙說道：『走吧，走吧，』他拉着沙布洛衣袖說：『我覺得，敵人很知道我的觀測所的位置，但從上面來打是打不穿的，想直接擊中這小窗戶，就得把炮徑直推到溝凹那面對着我們的地方，那時，才會擊中。他們已兩次把炮推到那裏，但都被我們擊倒了。又害怕作第三次。夜裏他們却試過了一次，但夜裏却打不中。須知，他們炮手的本領是很壞的。你聽，總在向我們打來……』

他們在掩蔽部裏，這樣坐談了四五分鐘。

『好，現在他們大概會休息十四五分鐘。你去吧，自動槍手給你帶路。』陸米佐說。

沙布洛就直直到雷瑟夫中尉那個營去。

廿一 跟師部打通了

沙布洛在雷瑟夫那裏差不多平安的度了一整天，天晚時才回到陸米佐的指揮所。陸米佐半躺在牀上抽煙。參謀長對面坐着。

掩蔽部裏寧靜無聲，當一切都已準備妥當，不需再給任何命令，只待規定時間到來時，才能有這樣靜寂。

『我留下安寧斯少校指揮其餘一切陣地，我自己帶領衝擊隊前去。』陸米佐說。

參謀長站在陸米佐背後向沙布洛使了個懇求的手勢，極力表示，正是他，安寧斯應當帶領衝擊隊，而團長恰恰應當留下，因為他是個受了傷的人，前去是沒有意思的。至少沙布洛是這樣瞭解安寧斯的這一示意。

『您在那裏打些什麼手勢？』陸米佐不轉頭的說道：『不要辯，不要辯，您真是在打手勢。我雖看不見，但是感覺到。你勸說不了我的，你白白向營長打手勢，他也說服不了我，而最愜意的，是他不至於來勸說我。沙布洛，對不對？』

『您認為應當怎樣就怎樣吧，』沙布洛說，因為按他自己的性格知道，在這種場合下，爭辯是無益的。

『這樣就對，』陸米佐鬆口氣說，他真以為這個人也要來勸他；『至於您，我想，您定是願意和我一塊去的。如果您和我一塊去，那就會更快達到自己的部隊。至少這大半是取決於您。』

『您若准許我和你一塊去，我是很高興的。』沙布洛說。

『安寧斯同志，您是個很好的指揮官，』陸米佐說；『您已是指揮一團人的時候了。真的；我一有機會就要這樣向師長說。你太熱情了，當參謀長是不大適合的。當參謀長的人應當有些孤僻性情，愛好五層木頭的掩蔽部……真的，我不是開玩笑。您這個人，如果您的團長一天被敵人射擊三次，而您却只遭受了兩次，那您就認為是可恥的藏了起來，爲了恢復自己精神上的平衡，您就得趕快親自參加進攻去。不要和我爭辯，您已是擔任指揮職務的時候了。如果您將來得到像我此刻這樣的參謀長，那您定歸時時刻刻抓住他的衣角免得他跑到了前線上去，那時您就會瞭解我和同情我。』陸米佐笑了笑。

安寧斯默不作聲的站着。他由於這段意外的談話反而

有些落胆，但他也無法生氣，因為這位老人講得很親切，而又有些父親般的關心。陸米佐叫來沙坡夫幫他穿好短棉襖，紮了紮皮帶，就戴上了軍帽。

『我很不喜歡飛機師帽，』他碰着沙布洛的視線後說；『也許方便一些，但不威武。』隨後他把手背靠近遮陽，量了量軍帽戴的對不對，腰帶上繫上兩顆手榴彈，並拿着自動槍。陸米佐作完這一切準備工作，就望了望錶。按羅青科的命令，攻擊是應在正十點鐘開始，沙布洛因為知道這點，也看了看自己的錶：這時還差十分鐘。

『安寧斯同志，再見，』陸米佐握着參謀長的手說：『不要寂寞。營長，我們走吧。沙坡夫跟我來。』

五分鐘後，他們已坐在向伏爾加河去的小溝裏。溝邊挖有很多戰壕，——各衝擊隊，遵照陸米佐的命令已在這裏集合起來了。

人們在廢墟間的戰壕裏，持着槍，倚着土牆，靠着磚石和互相依傍，這樣比較舒適的坐着。談話的聲音極低。一方面離德寇比較遠，——二百米達左右，但另一方面，按白天的計算來看，總共有五十來米達。只當蘇聯自己『Y-2』式飛機在他們頭上嘯鳴飛着，並在半公里遠的什麼地方向德寇陣地拋擲白球式的照明彈和炸彈時，他們才能說話。只在這時才可比較大聲的說話。

『如果不誤時的話，再過一分鐘就應開始炮擊準備。』陸米佐說；『手榴彈拿的很多嗎？』他問戰壕裏坐在他旁邊的戰士說。

『團長，每個人有八顆。』一位很年輕的中士報告

說。

『小聲，不要嚷，』陸米佐說；『每個人八顆嗎？這倒不錯。如果碰見了牆，牆裏面有德寇，又繞不過去，那又怎麼辦？』

『報告團長，那時我們就炸毀它。』那位中士說。

『帶有炸藥嗎？』

『報告團長，怎能不帶。』

『帶了多少？』

『五六公斤。』

『爲什麼你槍上沒有刺刀呢？』陸米佐問一個戰士。

『我這裏有個好東西。』這位戰士頓時用手拍響了掛在腰間的馬刀。

『已到時候了，』陸米佐說。同時就把要來直接指揮衝擊的連長叫來，問他是否全準備好了。

『全準備好了。』連長說。

『信號是東岸的第一排炮聲。明白嗎？』

『明白。』

『這就對……好吧，已是時候了。』陸米佐轉向伏爾加河那方第二次重複說。

沙布洛也轉過身去。恰巧這一瞬間，在遠處東岸，轟隆起來，迸發着火花，接着就有一個什麼隆隆的，號叫着東西從上空掠過。

『你看，我們的「卡丘沙」炮響起來了，』沙布洛向陸米佐說，但對方全沒回答他的話，此時沙布洛才明白，在『卡丘沙』的轟鳴下，人家是聽不見他的話的。

東岸的上下兩方又轟隆起來了，短促的火花迸發後，迫擊炮齊放的火線又沿空飛了來。它們向離這裏半公里完全不遠的地方猛擊。

『我感覺得，他們打得好。』當排放的轟鳴一平息時，陸米佐說；『很好。老實說，我真害怕這些「卡丘沙」。他們如果錯打一個地區，那我們就會甚麼都不留的。好厲害的武器。』

東岸方面，繼「卡丘沙」之後，又響起大炮來了，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可看到遠處炮火的火花，同時頭上就有沉重的炮彈飛過。前面，德寇佔據的地方，滿天都是紅色的火花。當炮彈在近旁爆炸時，這些火花就有時照着屋角，有時照着殘牆斷壁，有時又照着被打壞了的汽油車鐵片。衝擊隊開始從溝裏鑽出，往前爬行。一個沉重炮彈，在離溝很近的地方爆炸了。

『沒有飛到，』陸米佐說；『好，營長，我們走吧。』

陸米佐意外輕巧的跑出巖壕，不回顧的向前去了。沙布洛跟在他後面。沙坡夫和三四個自動槍手走在旁邊。

我們的炮擊繼續着。德寇陣地上及其縱深內，遠遠到處都有重炮彈的爆炸聲。『卡丘沙』燃着了的汽油或石油殘渣熊熊的燒着，紅色的火舌捲入了天際，跟着在敵方的爆炸之後，此刻在我方也開始爆炸了，——這是德寇的回擊。沉重的迫擊炮彈幾次從沙布洛頭上飛過，在後面爆炸了。爾後又響起了大炮來，末了，前面聽到密集的自動槍聲。

衝擊隊很快的走過了由溝邊到自己舊戰壕中間的地段，此刻這些戰壕是德國人佔據着的。這個昨天被敵人奪去了的地段，沙布洛是知道得很好的。這是塊大約十多萬平方公尺的地段。各處都挖有戰壕和交通壕，只在一個差不多完全空闊地段上，有些地方，豎立着廢墟和碎片，這是因為有個時候這裏會有過幾個汽油庫，現在這些汽油庫已只剩下一些地基和周圍狼籍着大量破碎的鐵板。

沙布洛跟着陸米佐向敵方頭批戰壕跑去，一路幾次踏着燒焦了的鐵板，驚人作響。前面是個看門人所住的小磚房的殘跡。陸米佐盡力往那裏衝，沙布洛也就跟着他跑去。

當他們快抵達時，機關槍排放從左面隱隱地響了，已到廢墟邊時，跟在沙布洛後面跑的人中，有個砰的一聲沉重的跌倒了。此時已有幾個人在廢墟上架好了兩挺機關槍。

『這作得對，』陸米佐說；『你是加洛夫嗎？』

『團長，是我。』

『怎樣？佔據了嗎？』

『團長，看來是佔據了。』

『人們還往前進嗎？』

『都還繼續前進。』

『你往前去吧。告訴他們說，我以後常在這裏。』

單粒粒的子彈靠小磚房飛鳴。機關槍的排放有時從旁空穿過。空中錯綜着各色彈道。左面，完全很近的地方已聽見多次的手榴彈響。右面還在繼續射擊，但沒爆炸：那

裏還沒有進到手榴彈戰。

『壞蛋，真是壞蛋，』陸米佐生氣的說；『你看，他們竟躺着不進。也許是他們指揮官陣亡了。沙布洛，你到那裏去。既然沒有炸彈響，當然是躺下了，快去，無論怎樣要督促他們前進。』

沙布洛鑽出小磚房，就向右面黑處爬去了。那裏的指揮官，的確被打死了，敵人安在廢墟間的一挺重機關槍阻住了他們的進路。但發生停滯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指揮官犧牲，而是因為有三個工兵帶着炸藥繞路爬到房屋廢墟下，安炸藥去了，敵人那挺機關槍就架在那第二層樓上。其餘的人就等待爆炸時，再往前進。那裏有個司務長在指揮一切，當沙布洛一爬近他跟前，他就周詳而鎮靜的向沙布洛解釋目前事件的實質說：

『營長，如果我們的人爬不到，爆炸不了，我們還是可以前進，不過犧牲人太可惜，我們等個五分鐘吧。』

沙布洛同意了，並派了一個自動槍手去報告陸米佐說，這裏一切很快就會弄好。他同司務長並排躺着，等了幾分鐘。周圍正在進行夜戰，——這次夜戰也像一切夜戰一樣，其結果如何，是難於猜測的。

『此刻師長那裏的情形怎樣呢？』——沙布洛想了一想。沙布洛聽見在師長預備進攻的地方，有大炮轟隆聲，遙遠的手榴彈聲，看見錯綜的發光彈道，就明白了，那裏也在進行戰鬥。我方從東岸發射的炮彈還颼颼的在頭上飛鳴，但此刻已落在遙遠的德寇陣地後方爆炸。每經過一兩秒鐘就有轟隆的爆炸聲，此刻沙布洛忽地想到，如果目前

這種炮火不是在打德寇，而是在打他F池所率領的人，那會是個什麼樣的局面。真的，這種炮火是很可怕的，他也像一切步兵指揮官一樣，實在是傾心的頌揚了俄國的炮兵。

當前面那藏着一架德國機關槍的地方，發出震聾耳鼓的爆炸聲時，沙布洛就站起來，一面跑，一面發射自動槍，領導着紅軍兵士衝鋒。

這一夜，沙布洛被近旁迫擊炮彈爆炸所捲起的泥塊，掩蓋了兩次。他的短棉襖袖子被一排自動榴彈擊穿，左手稍微被子彈燒了一下。同他一齊衝鋒的人有很多已經不回答同志們的呼喚了。許多人受傷，看護和衛生員，把他們從戰地上拖了出去。

一般說來，戰鬥是比所預料的要輕易一些。沙布洛親自指揮在右方作戰的那四個衝擊隊，很快就佔領了他們應佔領的一部分戰壕。經過幾小時戰鬥後，當沙布洛和其他的人去搜索通向左方的塹壕時，在一個塹壕中碰見了幾個迎面走來的自動槍手。這是在左方作戰的一個衝擊隊中的戰士。這樣一來，這整個地段就全被佔領了，德寇或則竄逃或被擊斃，也許，部份地還藏在掩蔽部裏，但這只有早晨天亮後，才能最終弄明。

『那裏，更左方面的情形怎樣呢？』沙布洛問；『打通了沒有？』

『好像是打通了，』一位自動槍手回答說；『那裏也把敵人打得鼠竄而逃。』

沙布洛想了想，大概夜裏的任務已經完成，師團又

合了，但毫無疑義，在這個沒有為各種建築所堵塞着的地段上，主要的危險還在早晨。甚至德寇夜裏比較輕易地趕走的事，並沒有預示清早會有什麼好的事情。德寇對自己的失敗未必甘休。一般講來，他們不愛夜間動作，他們之所以沒有在夜裏把大的兵力弄來作戰，顯然只是因為決定把這個推到早上。

沙布洛在黑暗裏檢查了還活着的人，同司務長一塊佈置好了機關槍，並命令把某些地方的戰壕挖深，把被手榴彈炸壞的掩蔽部中的炮眼修復。爾後他派了兩個交通兵，各拿着字條——一個到陸米佐那裏去，另一個逕直到師部參謀長那裏去——通知說，德寇定會在拂曉時反攻，他自己留在這裏，只請求趕快把迫擊炮和反坦克槍拖來。『如果可能的話，——他在兩張字條的末尾補充說，——那怕就來兩三支反坦克槍也行』。

到陸米佐處的交通兵沒有回來：他是在去路上打死了？還是陸米佐不能給與任何幫助？均不得而知。祇經過五、十分鐘光景，當天色已開始發白時，由師部參謀處推來了兩尊帶橡皮輪的四十五公厘口徑的小炮，來了五個反坦克手，各人帶有長長的『捷格加列夫』式反坦克槍，還有十四五個自動槍手，師參謀長在交通兵帶來的字條上寫道：『凡能搜羅的，我都送給你們了，努力守住吧』。

廿二 列寧勳章

從早晨八點鐘德寇開始第一次攻擊起，直到晚上七點鐘天色斷黑，戰鬥已告結束時止，經過了十一小時的困憊

時光，其中每小時裏從未有五分鐘的相當寧靜時間。

當最近一週，師團的這段陣地被敵人向河岸擠退時，羅青科會力圖在這裏特別仔細地鞏固起來。整個地段全是戰壕，交通壕，在地基的廢墟下面掘有無數的穴洞和掩蔽部，前面伸延着一個不寬，但却很深的凹溝，德寇爲接近我們的陣地，無論怎樣都是要經過這條溝的。

清晨，德寇開始用團炮射擊。爾後又加入了團的重迫擊炮，師的大炮，重衝擊炮，隨後還開始了猛烈的空襲。當轟隆聲響達於極點時，忽而又中斷了下來，於是德寇就在嗒嗒不休的機關槍聲下實行衝鋒了。在這一分鐘內，我們戰壕裏一切凡是坐定，忍住和活下了的人們，全都緊靠着機關槍，自動槍和步槍射擊。還在一個星期前，德寇頭批進攻時日，會稱爲『送死溝』的山澗，此刻再次證明是名符其實：溝坡上，幾分鐘內就蓋滿了已死和快死的軀體。其中有一些人，隔戰壕只有二十米遠，十五米遠和十米遠了，覺得再過一秒鐘，半秒鐘，他們就會跑過這個距離的。可是他們並沒有跑過。死亡的恐怖，在最後一秒鐘內主宰了那些幾乎跑到了的人們，而迫使他們退轉回去。如果死亡的恐怖沒有迫使他們往回跑，那他們是會跑進戰壕的。但他們却轉回去了，於是那些向前跑時沒被打死的人們，却在往回跑時被打死了。

第一次衝鋒沒有成功，一切又從頭開始。如果說，這個地獄般的情景，第一次繼續了兩個鐘頭，那在第二次它就繼續了五個半鐘頭。德寇決定在河岸上一片完整的土地也不留。河岸上的彈坑竟炸的這樣多，如果炮彈同時爆

炸，那這裏確實不會留下一個活人的。可是炮彈不是同時爆炸，第一個炮彈炸出的彈坑，立即有人躺在那裏射擊，而第二個炮彈落的地方，却已經沒有人了。這種與生命攸關的捉迷藏遊戲，繼續了五點半鐘。只在第六點鐘快完，德寇舉行第二次進攻，一一而耳鼓被聲音震聾，半身被泥土掩蓋。疲倦得臉上發黑的戰士，從塹壕裏站起來，猛烈直射前面出現的一切，把這次衝鋒也擊退時，遊戲才算完結。

立刻，五架，十架，二十架，三十架一隊隊的飛機飛來了，它們俯衝的這樣低，爆炸的氣浪竟把機身直往土拋。它們不顧高射炮的射擊，幾乎從二十公尺高度上來俯擊戰壕。周圍的灰塵飛揚得如噴水池的水，好像下雨一樣。

大大小小的爆炸彈和碎片彈，有炸出五米達深坑的炸彈，有剛一着地即行爆炸，其碎片低得能把附近的草洗刮乾乾淨淨的炸彈，有在二百公尺高處炸裂後分出幾十個儼如榴霰彈空炸落地的小炸彈，——所有這一切就在頭上轟鳴嘯叫，差不多達三小時之久。但當晚上正七點鐘，德寇又來進行第三次衝鋒時，他們只不過是再一次以自己的軀體來填滿這『送死溝』而已。

沙布洛初次看到，在這樣小的地面上有這樣多的屍首。凡機關槍手射擊得特別好的地方，死屍有時竟層層疊疊的躺著。早晨，當增援部隊到來後，沙布洛點了點自己的人數，他很記得，原來他有八十三個人，而此刻，晚上七點鐘，他只剩了三十五個，其中有三分之二受了輕傷。他

左右翼的情形大概也是這樣。

戰壕被毀壞了，交通壕有幾十個地方被炸彈和炮彈擊中所截斷。許多掩蔽部被打壞，木柱豎立了起來。還在三天前受了震傷的沙布洛，現在幾乎什麼都聽不見。一切已告結束，但他的耳鼓，還在轟隆作響。

如果後來什麼時候有人請他描寫，他在這一天內所經過的一切，那他就會用以下的幾句話來敘述道：德國人一射擊，我們就躲在戰壕裏，後來他們停止了射擊，我們就站起來，向他們射擊，他們退却，後來又開始射擊，我們又躲在戰壕裏，當他們停止射擊舉行衝鋒時，我們又開始向他們射擊。

實際這就是他和他的戰友們所作的一切。但他在自己的全部生活上，大概從來還沒有感覺到這樣頑強的求生慾望。這既不是死亡的恐怖，也不是怕他那憂樂具備的生活的中斷，更不是怕明日勝利到來時而他已經不在人世的鼠怯思想。

不，他這整天所充滿的唯一願望是坐待着這一時機：即當寧靜出現，德寇一抬頭，他能親自站起，向他們射擊。他和他周圍所有的人，在這一天內，等到了三次這樣的機會。他們不知道，爾後的情形怎樣，但他們每次都想無論如何要等到這個時機。當晚上七點鐘敵人最後的第三次衝鋒被擊退後，而出現短時間的寧靜時，人們在這天除了口令和向德寇射擊之際所叫喊的那些兇惡可怕的嗚啞謾罵外，才初次說了一些什麼話。

七點半鐘，天已斷黑時，陸團參謀長安寧斯來到了沙

布洛戰壕裏。沙布洛背靠戰壕牆壁，坐在疊着的軍大衣上，拿着叉子懶洋洋地往肉罐頭盒內叉着，企圖使自己相信，他餓了，要吃東西，雖然他一點也不想吃。

『怎樣，擊退了嗎？』安寧斯說。

安寧斯的臉也像這裏周圍所有的人一樣又黑又疲乏，——大概今天他那裏的情形也和此地相同。

『擊退了，』沙布洛說；『一般的情形怎樣？』

『一般的也是擊退了，』安寧斯說；『我領一個中尉來了，他代替您，師長要您去。』

『師長那裏的情形怎樣？』沙布洛問。

『那裏也擊退了。您走吧，很緊急的叫您去。』

『陸米佐在那裏？』

『把他抬到掩蔽部去了。』

『怎麼回事？受了傷嗎？』

『不是，』安寧斯說；『沒有受傷，不過這位老頭子，半點鐘前，戰鬥已結束時，竟暈倒了。他的舊傷不僅可笑而且也很沉重的。此刻在灌水給他喝。您快到將軍那裏去，不然，他會生氣的。』

『再見，』沙布洛握握安寧斯的手說。

『得順便告訴你一聲，』安寧斯說；『現在師長的指揮所，已不是原來地方了。他已命令遷移。』

『遷到什麼地方了？』

『離此三百來米達的陡岸邊上。您大概會在那裏碰見他的。』

沙布洛沿交通壕往後走去。他得兩三次跨過些尚未收

險，以泥土掩蓋的自己戰士的屍體。沙布洛走了三百來步光景，幾乎是劈面撞着了羅青科。羅青科站在懸崖邊上。他像所有的人一樣，也穿着短棉襖，不過戴有紅邊的將軍帽，這是不久前從東岸後方，給他運來的。在他附近不遠地方，有兩個戰士在挖掩蔽部。

『沙布洛！』羅青科師長還在幾步路外認出他來時叫喊說；『沙布洛，是你麼？』

『是我，師長。』沙布洛說。

羅青科向他迎上三步，隨即挺身直立，態度非凡，極莊重的說：

『沙布洛同志，我代表指揮部向你道謝。』

沙布洛也挺身『立正』站着，不知所措的囁嚅了一些什麼。

『我呈請獎給您列寧勳章，』羅青科說；『您是值得榮受這種重獎的，我想使您知道這點。』

『多謝你，』沙布洛突然天真地說，並微微一笑。

師長也微笑了。他們相互的望了望，彼此都明白了，對於他們兩個及其周圍所有的人說來，今天是發生了某種誠地慶幸而極為重要的事情，至於沙布洛已否被呈報，他是否能得獎章，——這與今天經過比較起來，並不甚重要。今天是勝利了——這點，他倆個都懂瞭解。今天是德寇的失敗，按所有的軍事規律說來，這些德寇是應該奪回河岸的，但却沒有奪回去。

『怎樣，還活着，健康嗎？』羅青科擁抱沙布洛後輕輕拍着他的肩膀說；『還活着嗎？』

沙布洛沒有回答。對這問題又能說些什麼呢？

『您我是會記起這天來的，』羅青科說；『您記住我的話吧，正是這天。也許，有人也記起別的天來，但我們却正是要記起這天。今天該覺得多麼美妙，是嗎？』

沙布洛默然的點點頭。

『我的指揮所已改變了地方，』羅青科說；『這裏原來住過營部，我命令加以擴大給酋已用。敵人明天主要的打擊是會向着這裏。而我們是不會放棄這塊地方的。今天都感覺到這點，我知道，——你，我，大家，都感覺到這點。我想必須堅定人們的這一感覺，所以把司令部移到了這裏，爲的是使他們不僅感覺到，而且也知道，我們是決不放棄它的。明白了麼？』

『明白，』沙布洛說；『不過您那裏要方便些。』

『那裏是方便些，但這裏我也正在築得很堅固。你知道，大胆雖是大胆，但師長的頭頂上至少應該蓋起四層橫木。不過有件事定會使你悲痛，你們團長頗坡夫陣亡了。你認識了陸米佐嗎？』

『認識了。』

『怎樣？是個好人，對嗎？』

『對，』沙布洛說。

『現在他將代替頗坡夫，當你們的團長。』

『那陸米佐要怎麼辦？』

『我想留安寧斯在那裏。這是第一。第二，昨天我爲了編制衝擊隊，曾從各團裏抽了一些人。結果各團陣地都被敵人擠退了一點。你的營也是這樣。各師團終究又打成

一片——這很好，但却把我們壓得緊靠河岸了，又放棄了五座房屋。」

『我那裏也是這樣麼？』沙布洛帶着還不知道最壞消息人的驚慌感覺問道。

『是的，你的部隊也被擠退了一些。昨天我在那裏待了半天。也許是我的過失——抽了你很多人，但如果抽的話——那就不會和陸米佐團打通。我在你那裏坐了半天。一般說來。原來你營部地方，現在已經差不多是最前緣了。』

『是，』沙布洛說。

『三座樓房，德寇佔去了一座，——就是丁字形樣子的那一座。知道麼？』

『知道。』

羅青科以一種特別安靜的音調說話，但按他說話的情形，可以覺察出，他在沙布洛面前感覺自己似乎有某些過錯，——他從他營裏抽去了一些人，並且把他自己也抽走了，現在沙布洛可能歸咎他，因為對沙布洛說來，似乎能這樣想：如果他自己在那裏的話，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雖然即令他在那裏，這也完全可能發生。

『總之，你到營裏去，守住現有的障地，這是最重要的。不要愁，不要愁，』——羅青科拍着始終緘默的沙布洛說；『最重要的，是全師打成一片了，這比你的一棟房子要可貴得多。』

隨後師長叫沙布洛回原來的營去，並告訴他彈藥要節省，河還未全凍結，大批彈藥還不能運過來。

廿三 孔留科房子

沙布洛回到自己的營裏，營政委王林和參謀長馬士林饒望世外來人一般的盯着他，他們時常爲他擔心不安。沙布洛立即了解陣地和敵情。該營陣地已不再突出，而後退到與各友鄰成直綫的位置。但營前面有一間獨屋，仍爲紅軍所控守，這房屋已被敵人火力所封鎖，白天不能去，夜間才能去。還有第二連十五個戰士（該連只存二十五人，有十人在營部）在那裏堅持，戰士孔留科——一個曾參加過第一次大戰的老兵——在那裏任連長，原來的連長已犧牲了。

『當我們要奪回整個街道時，這將是我們前進的好據點，要堅決的把它守住才好！』沙布洛肯定地說。他們喝着酒，扯點閒話後，晚間沙布洛就跑到孔留科房子去了。德寇射了幾排自動步槍。但他們已跑進屋裏了。

漆黑而嚴寒的夜。沙布洛由孔留科帶着，走上房裏的救火梯，在這殘破的屋頂觀察地形。孔留科的哨兵利用坦克上的炮塔做崗哨，有一半人警戒，一半人休息。

觀察完了，忽然屋頂上層響了三槍。

敵人進行夜間攻擊，前後約一點鐘，被孔留科戰士擊退了，

但天已快亮，沙布洛不能回到營部去，又得等天黑時再說。那天午後德寇又向孔留科這房子轟炮，並衝鋒攻擊，但這裏居高臨下，對進攻本營的敵人，予了極大殺傷。今天德寇還衝到營部院前，當時營部只有七八個人在那裏

，用手榴彈和機槍和當面敵人搏鬥，馬士林一連投了十六個炸彈，因為二連從敵側攻擊，德寇才潰退。

廿四 勝利定會到來

十一月的濃黑籠罩着伏爾加河東岸草原。冬夜變得很長，很黑，冷風和雪花在草原上飄着。

在斯大林城的北方和南方，每夜都有不斷的卡車坦克的行列，從遼遠的後方渡過凍結了的伏爾加河，向一定目的地前進着。

德寇的飛機常在夜間投下照明彈，發現卡車後就投彈，但這並不能停止紅軍運輸行列的繼續前進。

兵員，汽車，坦克，反坦克炮，所有這一切形成鐵流的運動。

這些空前優勢的力量既不增援斯大林城，卻進向那裏去呢？

總指揮部的軍事委員這夜親自跑到被敵人截斷的兩個師團來，羅青科師團是他要來的第二個地方了。他已明瞭了紅軍遠大的驚人的戰略，帶着興奮的心情，特到前線來的。

他一來就問羅青科，就他現有的力量，還能守幾天？並且不等羅青科答話，又問他怎樣了解史大林同志所說的『我們勝利也會到來的』這句話。

羅青科從這突如其來的問話和軍委的神氣猜到，統帥部一定是有什麼佈置，而軍委還不明白說明，只用暗示來啓發他的。於是他說：『大概這句話的實現，是不會很久

的。」

「對呵！但要堅持到底！」軍委說。

「堅持到底？我並不想活到德寇來到你我現在坐着的
地方，只要我活着，這是不會有的事。」羅青科覺得『堅持到底』的話對他有點侮辱，有什麼理由懷疑他不能堅持到底呢？

他送走軍委後，在桌子上研究了半天地圖，他把一切的感覺和軍委的暗示結合起來，得出一個結論：紅軍到了開始迂迴斯城德寇，包圍殲滅敵人的時候了。

他興奮得沒有睡，連忙乘夜召集營以上幹部來師部。

當大家都到齊後，羅青科停止了閒談，對大家說：

「我今天召集你們來不是開會，只不過是使大家見見面，相互地望望。也許，我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到快樂的日子（他把快樂的日子幾個字說得很莊嚴，並重複了一句），所以我想，使我們大家聚集到這裏來，相互地望一望，彼此相信，每個都會堅持到底。如果不是我們每個人，那至少我們的師團是能活到快樂的日子的，為預祝我們的勝利很快到來，痛飲一杯吧！」

大家站起乾杯。

沙布洛很留心師長今晚為什麼這樣高興。什麼事情都不談，只是喝酒，說了幾次『勝利就會到來』。他已猜到，師長一定有不肯在現在告人的計劃，他憑着軍隊中習慣，知道他們這一師人，在長長的這樣苦戰之後，一定會有很驚人的終結的。這是他可以感覺到的逼近的勝利之喜悅。

白天，戰鬥仍照常進行着。

到了夜裏，當沙布洛正在休息時，突然師長來了電話，叫他『走到外面去聽一聽。』

『究竟師長是什麼呵，師長。』沙布洛從電話裏問。

『不要管，你到外面聽一聽，叫大家都到外面去聽聽，聽到什麼以後再打電話來告訴我。』

沙布洛走到外面，是拂曉前六點鐘，他靜聽着，靜聽着，終於聽見五六十里路以外的斯城西北方，傳來了隱隱的炮聲。炮聲很遠，但大地微微的因炮聲而震動，這使他驚異地想到這樣的大炮一定是無上威力的。

『真的是那回事了麼？』

他想，立即叫王林馬士林大家都來聽。

他立即打電話給師長：

『我聽到了，師長。！他的聲音高興得發抖。』

『我已經四夜沒有睡了，每夜我都留心聽，我們的反攻是否已開始了，今天就聽到了。……你聽得很清楚嗎？』師長說。

『真的開始了嗎？』沙布洛又想，又自己回答：『當然當然，開始了。』

王林和馬士林也高興得不知怎樣才好。他們在談這炮聲的方位，炮火的威力……

羅青科馬上又來電話，說已接到總指揮部正式通告：今晨五時，紅軍在斯大林城西北地區，施行猛烈的炮兵射擊後，已轉入大舉反攻了。

沙布洛定下一個計劃：今晚集結一些人，去奪回孔留

料房子前面的一座營房。因為有孔留科那所房子作前進據點，並且敵人認為那間房子已受火力封鎖，一定不會對那獨屋作嚴密戒備，這樣突然的出擊，一定可以突破敵人的。他的計劃得到團長師長的批准，並且集中全師的預備隊來支援他。

廿五 壯烈的反攻

整天都在準備夜間進攻。一切都進行得迅速，毫無停滯，準備得異常周到。似乎師裏所有的人，從沙布洛起直至羅青科止都充滿了躍躍欲試的渴望。兩小時後，師參謀長就打電話給沙布洛，說從師預備隊裏抽出的三十人已經集合好了。由幾處陣地上調齊了三尊平射炮，一俟該樓房佔領後立即星夜拖到那裏去。別加在掩蔽部角上盤弄自己的，沙布洛的和馬士林的三枝自動槍，他那樣仔細地來擦拭，上油，好像戰鬥動作的勝敗全以此為轉移似的。他並從房角裏掏出沙布洛那個裝手榴彈的小破麻袋，精細地縫補着。軍事教令上對於準備戰鬥時要求嚴守祕密的規定，此次營裏不但未曾遵行，甚至恰恰相反，每個人都知道，今夜在準備攻佔這棟房子，雖然很多人也許要在夜間這次進攻動作中為國捐軀，但大家對這次行動無一不信心滿意足的。

並且轟隆不停的大炮聲，證明我軍在繼續進攻，以及經過長時間的困坐之後突然來奪取該樓房的念頭——這一切一切迫使所有的人，全不想到『死』字上，或者更正確些說，對於死這一層比平素想得少一些了。

晚上，團長到營部來了。他說，他派來的和師長派來的人已在準備待命。他們四個人——王林，馬士林，沙布洛和團長——很快就吃了一點東西，吃得並不很飽，因為別加忙於擦拭自動槍。這次他竟疏忽了。隨後他們分好了工。王林應留在營部。順便說說，他剛從連上回來。這天陣地上整日都在照常射擊，德寇並實行過兩次不大的攻擊。總之，此地發生的一切情形，都好像在北面並沒有這種驚奇的，總在擾攪人們意識的大炮轟隆聲響似的。現在王林就得在營部值夜，這裏橫豎是要留一個人。雖然沙布洛看見他臉上顯出一種不滿和極力抑制自己的神色，但他竟毫不爭辯地同意了。至於馬士林則興緻勃勃，因為他將同沙布洛和團長一塊到孔留科那棟房子裏去。

天剛一斷黑，沙布洛帶着第一批戰士和馬士林，就順利地達到了孔留科房子內。

「營長，可許我問個問題麼？」孔留科一迎見沙布洛時，就這樣問道。

「什麼？」

「按這炮聲聽來，是我們人在包圍德國人麼？」

「顯然是的。」沙布洛說。

「對呀，我也是這樣解釋的。」孔留科說；「戰士們都在問我：『中尉同志，這是我們人在進攻麼？』。我回答說：『定是我們人在進攻』。」

「定是我們人在進攻，孔留科。一定是。」沙布洛說：「並且今天我們也要進攻。」

隨後他就轉告孔留科說，師長允許了給他獎章，孔留

科立刻就立正說道：

『誓死效勞！』

孔留科部下的人協同到達的戰士們，靜悄悄地遷走一塊塊的磚頭，給衝擊隊拆開今夜由此出發的過道。炸藥，手榴彈一點點的經過交通壕都運來了，隨後又拖來了幾架反坦克槍和兩門營迫擊炮。

當沙布洛留下馬士林在那裏繼續佈置，自己轉回營部時，一個年輕中尉炮兵連長，已在營部；他報告說，他的三尊平射炮已經運來了。中尉請示拖向前去的辦法。

『能拖就拖』，沙布洛說：『不能拖的地方就用手抬。』

『我們用手抬好了，』中尉亦如今天所有的人一樣，充分有決心的說：『能夠一直抬到目的地去。』

『用不着一直抬到，』沙布洛告訴他說：『但有一樁：如果你們嘈嚷一下，即令德寇不因此要你們的命，那我爲這也是要你們的命的。就這樣，去執行吧。』

『營長，我們不會嘈嚷的。』中尉說道。

沙布洛派別加去替他引路，別加已三次到過孔留科那裏。

沙布洛在房子內把自己和團長派來的人集合好，接收了最後一批從師長那裏來的三十人，並將他們分成幾組，然後開始向孔留科房子裏進發，這時已經是半夜了。最後，他同團長也到那裏去。

在一個蓋上水門汀塊的地下室內，戰士們輪流到那裏抽烟，他們緊緊地蹲坐着，如同母雞伏雛一樣。當烟葉不

够時，他們就三人或四人共吸一支捲烟。沙布洛掏出衣兜裏的小烟袋，把那搗成粉末的烟葉，全分給了戰士。他自己並不想吸烟，他幾乎一點也不焦急，祇是隨時都在深思苦慮，是否忘記什麼，是否全已辦理妥善。

交通兵從孔留科房子裏架了一根電話線到沙布洛底指揮所，這根電綫要是在白天，德軍就會看見，並把它截斷的，但在夜裏却完全可以通話。沙布洛經這條綫同羅青科打電話。

『從哪裏打來的？』羅青科問。

『孔留科房子裏。』

『真有本事，』羅青科說：『我正想說，要從那裏架根電綫來，喂，怎樣？』

『一切快準備好了，師長。』

『很好！半點鐘後能開始麼？』

『能。』沙布洛說。

『這就是說，十二點半。很好。』

但攻擊開始時，並非十二點半，而是在一點十五分，遲了四十五分鐘。因為反坦克的平射炮怎樣也不能拖進牆洞，非得一塊塊磚的拆開牆壁不可。

最後，當首先担任攻擊的五十人已分為四個衝擊組，帶着炸藥包與手榴彈的工兵及跟隨他們前進的自動槍手已準備就緒，而各平射炮的炮口亦從各牆洞裏伸起出來，對着近處那望得清楚的牆壁突出部，亦即德寇架有幾挺機關槍的地方時，——一點十五分，遂小聲地發出了開始攻擊的命令。

迫擊炮響得震聾了耳鼓，其回音就像皮球在兩壁間碰來碰去一樣，沿廢墟一帶隆隆大瀉起來。各平射炮開始直接射擊。沙布洛與馬士林各帶領一個衝擊組前進着。德寇本期待我軍會從別的任何地方向他們攻擊，但單單沒料想到，攻擊竟會從這棟全被包圍，並在他們看來是封鎖的水洩不通的房子內開始的。敵人雖則激烈射擊，但漫無目標，顯然他們茫無所措了。

這次攻擊，亦如我軍所有夜戰一樣，是充滿了突然性，迎頭射擊，手榴彈逕直在敵人腳下爆炸，——這一切都說明夜戰主要不在人多，而在於作戰者意志堅強。

沙布洛居然幾次擲過手榴彈，也用自動槍向着什麼人射擊過，並在黑暗裏幾次踢到磚塊上，跌倒下去。但他終於跑過這房子地下室的各廢墟，一直跑到樓房西頭，疲乏得吁着氣，即命令身旁某個戰士，趕快轉告後面，把平射炮拖上前來。

一切經過，對於德寇說來，竟突然到了極點，他們中間許多被打死了，其餘的人，甚至還沒意會到什麼一回事，就從房子內竄逃了。可是臨近的德寇長官們，顯係在接到俄國人佔領該樓房的突然報告後，竟惶急到這個地步，甚至不顧一切，收集身邊所有的人，破例地不待天明，就驅使他們去實行反攻。第一次反攻被擊退了。半小時後，他們先用迫擊炮對這房子射擊一陣，接着就舉行第二次攻擊。沙布洛再次虔心感謝師長給他補充了人。這樓房內沒有留下一座完整的牆壁，一片廢墟，各牆壁滿是大洞小眼，從四面八方，德寇都可以鑽進裏面來，必須在此

一片漆黑中來捍衛自己。

德寇第二次反攻王城時，馬士林跑到沙布洛跟前，問他有沒有手榴彈。

『有，』沙布洛說，就立忙從腰上解下一個手榴彈給他；『怎麼，你的都擲掉了麼？』

『擲掉了，』馬士林歎然說道。

『告訴他們逼迫擊炮來，那怕兩門也好。此刻倒不需要，可是要在拂曉前運到這裏。老馬，我們就在此地設起指揮所來，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這裏。懂得麼？』

『懂得。』馬士林說。

『你去。告訴迫擊炮手們。』

『馬上去。』

馬士林還滿懷着戰鬥熱忱！不想離開這裏。

忽然從左邊牆洞內鑽進了幾個德寇，他們終於在這房壁上找到沒有設防的縫口。沙布洛照他們射擊了一長排子彈後，子彈盤裏空了。他伸手到腰邊一摸，那裏本該掛有一顆手榴彈，但手榴彈沒有，他剛給馬士林去了。而德寇們業已摸近他的身旁。馬士林從沙布洛肩膊後面擲去那顆手榴彈，不知怎的，沒有爆炸。這時沙布洛就急忙掉轉自動槍，抓着槍筒，大揮起槍托，猛向在他身旁一晃的那個黑影打去。他揮起時用力過大，竟沒站住腳，把自動槍打到一個什麼劈拍作響的東西上，接着自己就仆下去了。大概，正因為這一仆，才救了他的命——一長串發光自動槍彈，就在他上面飛過去了。

馬士林在暗裏用手槍打了幾發子彈後，眼見一個德寇

揮起自製槍正要向輪着的沙布洛打去，這時他一扔掉那枝空手槍，就從側面撲到那德寇身上，兩手拊住他的喉嚨，他倆互相纏在磚地上翻滾；一面滾，一面都想捉住對方的手。馬士林的左手夾在兩塊磚頭中間，他聽到這手夾得嘎噠響了一聲，再也提不起來了。他用另一隻手繼續去掐住這德寇的喉頭，翻滾着，時而翻在他上面，時而滾在他下面。最後他只覺得有個什麼冷硬硬的東西抵在他的胸上。這德寇終於掏出腰上的手槍，用一隻空手觸近馬士林身上，連連開了幾槍。

沙布洛跌下後，恢復知覺，一跳起來，就看見有個黑團團在他脚下滾着。隨後聽到打了幾槍，這黑團團拆散開來，登時就是一個不認識的大個子爬起蹲坐着。這時沙布洛赤手空拳，一無所有，於是他從腰上扯下自動槍彈盤，帶着套子，平平地用雙手抱着，儘他全身的力量，猛向這德寇頭頂上：一，二，三次的打起下去。

從鄰間地下室裏跑來的我方自動槍手，已經躺在牆壁突出部外，射擊德寇。反攻被擊退了。

『馬士林？』沙布洛大聲喊道；『馬士林！』

馬士林默不作聲。

沙布洛蹲伏下去，掀開那德寇的死屍，到處摸索，他一觸到馬士林身邊時，摸了摸他的領章，又摸了摸他軍服上的『紅星』勳章，然後撫着他的臉，又叫了一聲：『馬士林』。馬士林默不作聲，沙布洛再摸了摸他。左邊胸口那裏，軍服上全是溼的，溼得粘手，沙布洛又試了試，總想把他也弄起來。他狂妄地想道，如果他此刻能把馬士林

弄得站起來，這點是非常重要的，那時他大概還會活着。但馬士林的身體軟弱地攤在沙布洛雙手上。這時沙布洛托着馬士林踏着亂磚，走去了。

『炮都拖來了麼？』他一聽到炮兵中尉發過口令的聲音，就問道。

『拖來了。』

『在什麼地方？』沙布洛又問，他站着，好像已忘記手上抱着有馬士林似的。

『一尊在這裏正面，兩翼各一尊。』

『對的。』沙布洛說。

他走到那間頂上還有塊水門汀板蓋住，尚可擦燃火柴的地下室裏，往地上一坐，手上還抱着馬士林。

『馬士林！』他又叫了一聲，並擦燃火柴，連忙一手遮住。

弱光下，瞬息現出馬士林的蒼白面容，鬢蓬的頭髮向後披起，一縷溼軟捲髮粘在前額上。沙布洛把這股頭髮理順了。

雖然從他倆談話後到這個沉默時，只過了幾分鐘，但沙布洛覺得，像是過去了無限之久似的。他打了個冷噤，手裏總還抱着馬士林，悲痛地哭了，這是他五天來第二次的涕泣。

一小時後，當德寇最後一次夜間反攻完結時，就全清楚了：德寇決定把下次攻擊延到黎明時去舉行，沙布洛將參加了衝擊這樓房的那工兵排排長叫來，命令他給馬士林掘個墓阱。

『就在這裏麼？』工兵排排長驚訝地問，因為他知道，祇要稍有可能時，照例是要把陣亡長官的遺體運到戰場後面什麼地方去的。

『就在這裏。』沙布洛說。

『也許，在我們地區上要好些麼？』

『不，要在這裏。』沙布洛說；『現在這裏也是我們的地區了。執行命令吧。』

工兵們在土上敲索，試了好久，總想在牆腳附近找到一塊凍結較少的泥土。但在凝固了的土上，鋤鎬怎樣也掘不進去。

『你們在遲延什麼？』沙布洛憂鬱地問道：『我來指給你們看，要在哪裏挖個墓阱。』

他把工兵們引到這房子的正中間，房子上面，還聳立着一些樑柱殘跡，好像些黑十字架似的。

『就在這裏』，他把皮靴往水門汀地上躁得砰的一響，說道：『鑽開一個洞，放進炸藥，炸出一個阱，就安葬在這裏。』

他的聲音與平素不同，現得森厲。工兵們迅速鑽開了一個洞，塞進幾公斤炸藥，大家都藏在鄰牆那面，點燃了引綫。短促的一聲轟炸，要是在四周聽起來，就像幾十個單聲的地雷爆炸一樣。在炸開了的地上，挖好了一米遠深的一個阱，阱裏的磚塊和水門汀片都掙了出來，然後就把馬士林的遺骸，放在內面。沙布洛跳進墓阱裏，站在死者身邊。他脫下馬士林身上的軍大衣，費了大力，才將袖子從那已經僵硬的手臂上退下，然後把軍大衣蓋好軀體，祇

現出臉面來。這時天已微明，沙布洛彎下身去，清清楚楚看見馬士林的面容，他把馬士林軍服內的文據掏出，放在自己衣兜裏，並將勳章摘下。

『誰有步槍？』他從墓阱裏跳出問道。

『個個都有。』

『向空中齊射一次，以後就掩下墓土。我喊口令：一，二！』他已上了些子彈到自己的自動槍裏，也同他們一塊，鳴槍致敬。乾燥短促而聲音不大的齊放，一度在冷空中哀鳴。

『現在掩上土吧。』沙布洛說了之後，就轉身背着墓阱，他不願看見拋下去的水門汀塊和磚塊，打着在一小時前還未能設想他會死去的人底遺骸。沙布洛並沒扭過身去，祇是背脊上覺得，冷磚塊在往墓阱裏降落，磚土愈堆愈高，因為磚土愈堆愈多，聲音就越來越小，看，工兵鍬已經把土鏟得與地一般平了。

沙布洛蹲坐下來，掏出衣兜裏的小日記本，撕下一頁，就急速地寫上了幾行字：『馬士林犧牲了——我留在這裏。如果團長同意的話，請令王林率同營部移至我附近孔留科房子裏，我認爲這是很適當的。沙布洛』。

他叫來一個交通兵，命令他把這字條送給團長。

『現在就要在這裏作戰了。』沙布洛仍帶着先前那種愁鬱腔調說道，從他聲音裏，可知他的淚珠快奪眶而出了；『定要在這裏作戰！』他並未向着任何人，而獨自重複地說：『連長在此地麼？』他叫了一聲。

『在此地。』

「我們去吧。在我看來，右邊側屋那裏，須要在屋基下面，挖築幾個機關槍巢。你的機關槍是架在第一層樓上麼？」

「是。」

「那會給你通通打爛的。應該挖起洞來，架在牆腳地裏面。」

他倆沿着水門汀地走了幾步。忽然沙布洛止步了。

「等一等。」

這時四周沉寂，敵我雙方均未射擊。一股冷西風，向這廢墟上吹着。西方遠遠的炮聲，若斷若續的被風送來，聽得清清楚楚。

廿六 兩個鐵拳頭合攏來了

紅軍對斯城的總反攻，已有兩天兩夜了。十一月的漆黑的夜裏，就在伏爾加河與頓河間，沿着這頓河支流一帶，紅軍各機械化軍團冒着漫天的雪地步步前進。許多橋樑都接連炸毀。村鎮到處在燃燒，地平線上，炮火與村火交成一片。僵凍了的屍體，就在各道路上，各田野上，黑斑斑的躺著。

紅軍步兵沿着雪野邁進。頭上都緊戴着風帽，腳時常陷在雪裏。但他們鼓足了勇氣用手將大炮抬過一個個的雪崗。把由村屋上拆下的木板木材架起些小橋，便利兵團的前進。

就在這漫漫的冬夜裏，紅軍兵團由東西兩個戰綫，就像兩個大鐵筊，向斯城進行着勝利的大合圍。這兩支鐵筊

愈接愈近，準備在斯城西面，頓河草原上交合起來。被圍在斯城的三十多萬德軍，包括了許多軍團和師團（司令部、將軍、大炮、坦克、飛機、還有飛機場。）而這些軍團和師團正是希特拉惡魔的親信部下包勒斯元帥所領導着的。但這時的包勒斯元帥和他們一羣侵略野獸們，已不是威名嚇嚇的將軍和他的獵狗，而將要變成鐵壳裏的烏龜蛋了。

紅軍的指揮員們已用他們的血，寫下了戰勝法西斯希特拉的英雄詩史。包勒斯和他的三十多萬人馬終於成了紅軍的俘虜。當他們奪回了史大林城的捷報傳到蘇聯全國人民的心裏，（與其說是用耳朵，不如說是用心去聽取呵！）那莫斯科的幾百門大炮齊發了致敬的巨響。他們已為俄羅斯人民立下了永垂不朽的功勳，為全世界的人民立下了永垂不朽的功勳。

世界戰局從此轉變了。希特拉的攻勢一去不回了！全世界的人民，衷心地歌頌史大林城的英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954